

凱末爾傳

當代名人傳記

葉楚儉
陳立夫
主編

顧森千
編譯

正中書局印行

序 言

翻譯此書既竣，少不得向讀者說幾句話。

本書這句亂世遺囑第一，這句話在目前的世界上有最極痛著的證實。我們看無論那一個國家，只要是能屹立在這世界上的，總有幾個人物支撐着國家的全局命運。強國有強國的支持者，弱國有弱國的奮鬥者。德國的興登堡、英國的麥唐納、意大利的莫索里尼、德意志的希特勒……都是盛稱爲英雄的人物，就是已經亡了國的印度，也有一個以不抵抗主義著稱的甘地。這些名字，是世界上最人誰都知道了的。

嘗

序

本書的主人翁凱末爾，也是其中的一個。

凱末爾是一個近代的怪傑。他盡畢生之力，把垂亡的土耳其隻手救將出來；以堅決的主張，把落後的土耳其拉到與列強並行的軌道上，成爲目今一大強國。他的努力，不是可以佩服的嗎？然而我們應當不祇佩服而已，最好是能在景仰其偉大的風範以外，知道有所效法。自然，凱末爾的時代、國土、環境，卻和我們不同。他所應付於土耳其的一切主張、行動，也未完全值得我們中華民國的人注意、模倣。可是，依編者所感，卻覺得凱末爾其人，的確有幾點值得我們——尤其是青年們——效法的，那就是他的堅強的意志和努力

的奮鬥。

看土耳其的歷史，可知知道在凱末爾的共和國沒創造成功以前，是如何地亂、弱、危險。而凱末爾以一己之力，號召無數羣衆，撑起革命的大旗來，內革舊政，外抗強敵，終於使土耳其堂堂地站在世界上，這當中，凱末爾有其值

得令人效法的無限量在。

使大家知道凱末爾個人的事，而有所效法，是編本書意義之一。另外，則想從凱末爾的國家的由弱而強這點上，使大家能有一個回顧一下自己的國家的機會，看看我們的中華民國是怎麼一個樣子。

在十九世紀，世界上盛稱爲「病夫」的，有二個國家，一個是遠東的我們中國，一個便是凱末爾改造了的近東的土耳其。那時，我們中國和土耳其是完全相像的，同樣的弱，同樣的被列強吞噬，遙遙相對。內部是政治的腐敗，民氣的消沉；外面是不平等條約的締結，一切主權的喪失；而虎視眈眈的強鄰又時時動戈進犯……這些情形，和我們中國完全一樣。然而，土耳其有了凱末爾起來，有了凱末爾的國民黨起來，終於漸漸把一切壞現象打破，使土耳其堂堂地站立起來了。

音

然而我們中國怎樣呢？

事實是：近東的「病夫」已經凱末爾的醫治而重復了健康，而遠東的「病夫」卻仍舊沒有脫掉沉痾。

一個病夫是向健康的路上走，一個病夫卻依舊沉淪在黑暗裏。我們讀了凱末爾的一切事蹟，實不能不充分地返躬自問一下。

本書之編譯，大部分是根據日本澤田謙所著的世界十傑傳。原書共有十章，凱末爾是其中之一。澤田謙是日本目前頗有地位之傳記作家，著作甚多。但因為他是日本人，所以對於世界的人物，也以日本人眼光來觀察和論斷的，故原書中不無有不合於中國讀者閱讀之處，而又因為他是取的小說體材，過重趣味，略於事故，故編者又另從其他書籍刊物中搜集了許多材料滲入，整個的編了一下。這樣，一方面固可不失掉澤田謙原作的風致，一方面總算比較詳細了一點，俾讀者於此當能更完整地了解凱末爾。

目次

第一章 少年時代	一
稅務吏的兒子——從回教學校到陸軍學校——組織「自由協會」	
第二章 少年土耳其黨	一五
昏庸的「哈密二世」——少年土耳其黨向軍隊活動——母親的鼓勵——安佛爾執政	
第三章 戰鬥和屈辱	二七
意土戰爭——巴爾幹戰爭——世界大戰——熱情的意見書——赴德	
第四章 時勢造英雄	四三
土國政府因大戰失敗城下訂盟——凱末爾被嫉忌而放逐——到小亞細亞去	

第五章 國民黨的崛起和國民公約 …… 五

糾集同志——訓練軍隊——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國民公約之提出

第六章 大戰希臘軍 …… 六

凱末爾被選為新土耳其共和國的元首——希臘軍的進攻和擊退

第七章 土耳其共和國完成 …… 七

君士坦丁堡土舊政府消滅——洛桑和約的大成功——遷都安哥拉——當選為大總統

第八章 凱末爾的興廢改革 …… 九

廢止回教教主——領布土耳其新憲法——改革社會習俗——解放婦女——創新文字

第九章 凱末爾的建設 …… 二

創建新都市——教育——司法——農工商業——其他建設

第十章 彈鋼琴的摩登紳士 …… 二

勇猛果敢和多情善感——接近民衆——「我的妻子是土耳其共和國」

第一章 少年時代

——稅務吏的兒子——從同教學校到陸軍學校——組織自由協會——

莫司搭法·凱末爾 (Thazi Mustafa Kemal Pasha) 是土耳其的英雄，土耳其的救世主：把土耳其從危亡之中救將出來的好漢。

他是真正的革命成功者之一。他始終在轟轟烈烈的環境中跳躍着。他的經歷始終是努力和實踐。他所經過的那些事情，寫將出來，是一副炫麗的萬花鏡。

少年時代

但是，在英雄崇拜熱的人們說來，自然是以為英雄造時勢。其實是不然的，應該反過來說：時勢造英雄。無論世間一切事物，都以物質為條件，其成功或失敗，都須視客觀環境而定。所以，凱末爾雖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

但也不能抹殺了當時土耳其的客觀環境，而一味說述他個人本身的力量。

因此，在開始說他的少年時代時，也必須先把土耳其的瀕於危亡的國勢簡略的說一番。

按「土耳其」的中國譯音，即由「突厥」字音變而來，讀英文 Turk 和 Turkey 二字最爲明白。照我們中國歷史的記載，突厥民族源頗早，在秦漢時代爲丁零，爲月氏，爲烏孫，在南北朝時代爲高車，爲鐵勒。

土耳其原是一種游牧民族，屬黃色人種的北方系，去今已有六百餘年的歷史。其先世居於阿爾太山 (Altai Mountains) 一帶，就是中國古時所稱的「北狄」。到我國隋書的時候，又稱爲「突厥」，很有聲勢。後來分爲兩部，便分散勢力，衰落下去了。到我國宋末年（約當十三世紀初），蒙古族勃興起來，首領成吉思汗以其稀世的武功東征西伐，土耳其族也就遭了殃，被其殄滅不少。到十三世紀中葉，僅餘的便只得由中亞細亞西邊，止於小亞細亞，由酋長

鄂斯曼 (Othman) 建起國基來，以回教爲國教。這樣，就又漸漸興盛了起來。在不斷的奮鬥經營之下，人口也漸漸繁密起來了，領土也由西亞而擴展到東歐了。後來，更推翻了有千年歷史的東羅馬帝國，建立起一個回教大帝國來，聲勢非常煥赫；再後連非洲也有了它的領土了。

這樣興盛了好許多年代，到十七世紀，就衰落下來了。前此三百年，因爲歷代的皇帝都是精明強悍之主，所以威勢日漸隆重，不可一世。但到第十世的蘇力曼 (Solymann) 死去，就結束了它的盛況，漸向衰落的途上走去。

蘇力曼大帝死後，國力漸漸凋疲，不唯沒有了進取擴張的力量，反而連防守都不成，往往損兵折將，喪權失地起來。一六八三年維也納之失，一六九九年匈牙利之敗，尤爲顯著的例子。但這還不過是一個開始，到十八世紀以後，就更一發而不可收拾：內則后宦亂政，軍閥跋扈，君王腐化；外則門戶已經大開，受列強帝國主義者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侵略，因而締結起不平等條約

來，喪失了許多的土地和權利。

到十九世紀，帝國主義是特別發達了起來，於是侵略的力量也格外無盡地伸展。一切弱小民族所受的壓迫，便更重了。土耳其當然是一塊肥肉，人人要想染指，這樣便被許多野心的帝國主義認爲是「近東問題」，應待解決。這正如我們中國之被目爲「遠東問題」者相同，而國政的腐敗，衰弱，兩國也實在沒有什麼兩樣。

通過了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葉，土耳其便更衰疲下去了，危亡之兆，實已迫在眉睫；而恰巧又爆發了歐洲大戰，土耳其那時親善了德意志，加入同盟，而結果卻是同盟國大敗，土耳其也歸入戰敗國隊裏，被勝利的協約國強迫締結了摩德洛司休戰條約，海軍交出，陸軍繳械，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各要塞，及各交通地點，都被協約國管理，使用，派兵直入。大勢已去，危亡便臨頭了。

但在這危亡的局面之下，卻居然有一個天神似的人物，以其多年沉默的奮鬥，轟然一聲的豎起了革命之旗，更以其迅雷也似的手段，把他的舊的衰弱的土耳其祖國從末路上救回來，發揚光大，成爲今日的新的強盛的土耳其！

這人便是凱末爾。

這樣的一個大英雄，他的出身一定是「將門之子」吧？然而並不，凱末爾是始終在困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凱末爾，在一八八〇年，生於巴爾幹半島東北部的薩羅尼加 (Salonika) 現爲希臘東北之唯一港口；薩羅尼加人的祖先，是安那托里亞的移民。

凱末爾的父親，是當地一個稅關上的下級官吏。薪水很少，還要欠，而上司又不大體諒他，往往把他所應得的例外賞賜納入私囊，弄得他連給兒子進較好的學校的錢都沒有。母親，是個宗教觀念很深的婦人。

凱末爾誕生之前，土耳其一般青年正作了一度革新運動，擁阿勃特爾·哈密二世爲王，頒佈了一八七六年憲法。其後憲法雖仍視爲廢紙，而哈密二世也依舊專制，但那運動卻替土耳其青年打開了一條新的大道，有許多青年開始都向西歐去求學，接受新的西歐思想去了。凱末爾的父親是頗有見解的，所以當凱末爾生下來後，便打算不放凱末爾再去進宗教的學校，而希望他受一點現代的教育。但凱末爾的母親卻是一味傾信宗教，不贊成父親的主張。因此，七歲的凱末爾，終於受了宗教的洗禮。

那一次洗禮，給與凱末爾的影象極深，使他至今也還記得那時的情況。他說：

「在我入學的那天早上，母親給我穿一身雪白的衣裳，披一塊麻布的肩巾，頭上纏了頭巾，手拿金色的木架。Hodja（回教教師）帶了學生到我們那塗着綠油的家門前。禱告後，我向我父母和先生行禮，舉起我的指尖到胸前和

額前，並在他們手上一一接吻，然後同我許多新朋友在歡呼聲中穿過街道到那寺院旁的學校裏去。到了那裏又做了一番祈禱，先生纔攙我進破舊的小屋，在那裏我開始讀嚴肅的可蘭經 (Koran)。1

但在那裏讀了六個月後，他的父親終於又把他引到另外一個學校裏去，那學校是教授新的學科的。父親極希望他的兒子能得到新的知識。一面，他辭去了稅關上那個空而無實的職務，去做了木材生意，刻苦經營地設法增加他的收入。他用盡方法和人家競爭，使自己的貨品暢銷出去。

但不久，終因積勞成疾，死去了。他竟不及目睹兒子的成功。

凱末爾還只七歲，便見背了父親。因為父親沒遺下什麼財產，做母親的就困苦了，只得離開薩羅尼加城，帶了他和他的一個弱妹，到鄉下去倚靠一家親戚。親戚是農人，凱末爾稍大了點，就替親戚當了牧童。對於這職務，凱末爾是高興的，因為藉此他可以儘量欣賞鄉村的風景，而也藉此逐漸鍛鍊成強健的

體魄。

這樣的田野生活，大約過了兩年，凱末爾便又因另外一個親戚的幫助，仍舊回到薩羅尼加去進學校了。

這個學校，是回教的學校。凱末爾進去之後，雖然天資很聰穎，但因個性剛愎，意志堅強，常被教師所厭恨，不時的責打他。而凱末爾是過慣自由的生活的，在那宗教氣極重的拘束的學校裏，本已滿不稱心。因此，到第一學期完畢，回到鄉下去時，便對母親說道：

「媽喲！我爲什麼要進那和尙的學校呢？」

不肯去了。同時他又看見鄰家的孩子穿着一身軍裝，那是陸軍預備學校裏的制服，便非常羨慕地對母親說道：

「我要做個陸軍的軍人呵！」

但他的母親卻不贊成兒子走向上戰場的路。凱末爾無法，只得去向一個父

執商量，那父執是個退伍的軍官。父執幫了點忙，凱末爾便瞞着母親，去投考了陸軍預備學校，結果是被考取了。

這時他已十三歲。

在陸軍預備學校裏，他便以對於數學有特別天才著稱。他那由父親承襲而來的名字，本來叫做莫司搭法 *Mustapha* 但那特別喜愛他的數學先生，卻這麼說：

「你，莫司搭法，是多麼難聽呵。我給你一個好名字吧……凱末爾，怎麼樣？很漂亮的名字吧！」

這樣，就叫莫司搭法·凱末爾了。「凱末爾」*Kemal* 在土耳其語是「正義」的意思，在阿剌伯語是「完全」的意思。

過了幾年，凱末爾便從薩羅尼加的陸軍預備學校升到蒙那史地 (*Monastir*) 現為巨哥斯拉夫之都市)的陸軍軍官學校。

蒙那史地是薩羅尼加西北的一個城市，這城市現今已不再是土耳其的屬土，而當時，卻還是的。凱末爾到蒙那史地的時候，當地正爲了應付那一八九七年爲爭克里脫島（Crete）而起的希土戰爭，在備戰聲中。凱末爾目睹了那些整裝待發的軍隊，以及被他們所激起的民族的愛國的熱誠，便受了影響，覺得好男兒原該如是的。

從此他就以一個軍人自期了。他用功，他沉默，顯出了他的特性來。同學間有問他將來做怎樣一個人物的，他爽快的答道：

『預備做一個人！』

他不預備做個蘇丹（君王），也不預備做什麼別樣平凡的人，他單單說是做一個「人」。從他這句話裏，就充分地表明了凱末爾的抱負了。因爲在當時的土耳其，已經非常紛亂，民衆要想清清白白地做個「人」，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凱末爾看清這一點，說預備做一個人，便已有了重新改革的意思。

在蒙那史地的陸軍軍官學校裏，很快地畢業之後，他便升入了君士坦丁堡的陸軍大學，研究更高深的軍事知識。

君士坦丁堡是土耳其的國都，傍立博司福魯斯海峽（*Bosphorus*）的古代名城，是雜陳着中古的和現代的事物，而形成種種奇景的都市；在那裏，自由和享樂的氣氛籠罩着。

二十歲的凱末爾初到那裏，便感受了自由的意味。他開始了他活動的輕快的生活，也因為踏進了生活豐富的大都市，增多了觀察現實世界的機會，他的智識和才能，便飛快的長進起來。到二十三歲的那一年，凱末爾便以陸軍大學畢業生的資格，儼然成爲偉大的青年將校了。

在陸軍大學一段時期中，凱末爾一面潛修他的學識和才能，一面也感染了當時革命的思想。而說也有趣，那以養成帝國之干城的陸軍大學，恰恰是土耳其革命思想，急進思想的策源地。血氣方剛的凱末爾。在這鍋爐似的環境裏，

自然不能不受感化。而且不唯感化，他還是個大大地活躍着秘密結社的巨頭呢。

那時土耳其的君主哈密二世，是個獨裁的專制魔王，不唯把國事弄得一場糊塗，還用盡許多陰謀譎計，壓制平民，撲滅自由的思想 and 革命的思想。凡是感受了西歐革命思想的人，性命往往朝不保夕。但陸軍大學的許多學生，卻還是不顧性命的活動着。尤其是凱末爾。

在陸軍大學畢業後，凱末爾被選入參謀本部的訓練班供職。他糾集同志，組織了名為「自由協會」的秘密團體，他被推為執行委員之一。他們努力地幹着，創辦了報紙，竭力宣傳革命的思想。並且租了房子，作為秘密的會所。

但他們這種行動不久就為當局所覺察。在哈密二世的嚴密的偵探網之下，一切革命急進的團體和個人總是很難倖免的。當他們知道了陸軍大學內有反動行動時，就把校長喚去申斥，叫他注意學生的行動。但校長是頗同情於學生

的，倒並不因被申斥而嚴格地檢查學生，因此凱末爾和他同志們的工作，一直得以繼續進行。這團體的事業益發擴張起來，同志也增多了。但終於被人告了密，憑空降下災難。

在斯坦波爾區一個小寄宿舍的二層樓上，住着十四五個青年——凱末爾及其同志，口角飛着泡沫，認真的議論着一件什麼事情。

展放在桌子上的，是開嗎耳·皮依的戲曲祖國（Watan）。著者皮依，是在近代土耳其文學史上保持着崇高地位的文藝家，但他那急進主義，卻常為當時官憲們的迫害之的。著者自身，於無可奈何中不得不亡命到英國去，他的戲曲也就禁止發賣了。後來更把他的戲曲全部燒燬了。那祖國，為什麼會遭了這樣的厄運呢？大概就因為那些祕密團體的青年們，愛把它擺在桌子上聚精會神地去讀的緣故。

正在那時，房門毫無聲息地給開進來了，從那裏露了出來的半身，是右手

執着手槍的一個警官。

接着，督督的兇暴的皮鞋聲響，把他們都趕下樓去了。

『啊喲！糟糕！』

連仲腰的餘暇也沒有，那十多名革命青年們，便一網打盡地被逮了。

凱末爾被逮之後，馬上被拘進了監獄。幸而有參謀本部從中斡旋，只三個

月，便釋放了出來。以後，他被參謀本部派到小亞細亞的鄉村達馬司加司（Damasus）

（Damasus 我國舊譯大馬色）的騎兵聯隊去。而實際呢，那也就等於是國外放逐的處分。

但凱末爾革命的熱情是並不因為那次的挫折而消沉了下去。被壓迫愈烈則反會燃起更烈的反抗力，這是革命動力產生的常態。他當然不會靜下來的。但是在那種狹隘的鄉村裏卻不足開展他偉大的抱負，他說：

『在這樣的鄉村裏，做革命運動是無聊的！』

某夜，他就從騎兵聯隊裏脫走了。他逃到埃及的亞力山大城（Alexandria），在那裏巧妙地化裝得不像自己，於是設法潛入了出生的故鄉薩羅尼加。在故鄉，凱末爾在四個月之間，繼續了大胆無畏的暗中活動的生活。但，不知什麼原故，又被當局覺察了，便馬上逃出來，再避難到西利亞去。這以後，他就接觸了少年土耳其黨。

第二章 少年土耳其黨

——昏庸的「哈密二世」——少年土耳其黨向軍隊活動——母親的鼓勵——安佛爾執政

要說述凱末爾和少年土耳其黨的關係，必先把土耳其黨發生的淵源說一說。

泱泱大國的土耳其，自十七世紀以後，就一天一天走上了衰落的路途。它在逐漸衰弱之下，列強帝國主義卻逐漸的強盛起來，於是土耳其便成了俎上之肉，日漸爲外邦所宰割。到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葉的時候，衰落之勢更一發不可收拾。承擔這個一盤散沙的國度的末代帝王，便是上面說過的哈密二世。

哈密二世，是在凱末爾出世的一八八〇年以前，在一班悲憤國事的青年革新運動之下，被擁戴出來的新的君主。而且，他在十六世紀以後各帝王之中，也要算是在位較久的一個了。但其實際，則是最荒謬最專制的東西。

在哈密二世統治下的土耳其，幾乎不曾有過平安順適的一日。不唯在外交上毫無力量，即在內政的處理上也是一場糊塗。他並不好好地處理國事；相反的，倒用了最黑暗最黑暗的手段從事國民思想的彈壓。凡稍帶激進思想的，他都施以最毒的壓制，無論文字，言論，以及一切思想的發表機能，如果是不合

他的脾胃的，統統加以禁止和限制。非但這樣，甚至一切物質文明的器物如電燈，電話，汽車等類，也都被目爲「危險物品」之列，大概是恐怕它們能夠迅速地傳遞危險思想的原故吧，也統統不許人民裝置設備。一面還組織了四萬多人的偵探網，真正革命分子的遭殃不消說得，即無辜的良民，也不免被誣枉，被陷害，受其荼毒。甚至在偵探之後，還跟着偵探，那是因爲哈密二世恐怕他所雇用的偵探不盡職，唯恐其心軟不忍多殺殺人，便再雇一批給與監視，意思是：『好，你不忍殺人嗎？那麼我先殺了你再說。』這樣之後，便不能再有心軟的偵探，所有者，都是盡忠盡職的叭兒狗罷了。於是，真正被殺的，便都是革命的青年和良民。

無論叫那個史家來估量，在那樣的狀況之下，革命還會不爆發的嗎？土耳其的人民，也並不完全是個個願意做奴隸，做刀頭鬼的。有思想的青年，更加醒覺，即平常渾渾地過日子的，也因不堪重壓，而醒覺過來了。醒覺了的人

們，不唯覺得了國家的多難，而且連個人的生命也危險到了極點了，「狗急也要跳牆」，何況是人呢？於是便爆發了革命。

執着革命的火把的便是少年土耳其黨。凱末爾也是裏面的一分子。

「少年土耳其黨」(Youny Turk Party)，還有一個名字叫「統一進步委員會」(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追究少年土耳其黨發生的淵源，實在還很早，當在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三〇年希臘獨立戰爭以後的立憲運動時。其後到十九世紀末葉，才出現了這名目，黨務也日漸發展。他們有簡明的政綱，有年青力強的黨員：國內外的學生，以及流亡在外的亡命者羣等，許多力量聯結在一起，運動自然活躍起來了。但因哈密二世鎮壓的嚴密，及其所雇用的偵探的厲害，黨員和黨務，也都被摧殘了不少。

少年土耳其黨的委員會機關本設立在瑞士的日内瓦(Geneva)，嗣後也會

移到法國的巴黎，終於一九〇六年潛移回本國。凱末爾的出生地薩羅尼加，便是少年土耳其黨的大本營，在那裏設有總部，爲國內各處活動的總樞紐。其間曾經哈密二世的偵探許多次破壞，殺了許多人，放逐了許多人，但總部卻終未破獲，所以黨務始終不斷地進行着。

但一切革命，單是空喊，總是無用，最重要的還是注重實力（武力）。少年土耳其黨有鑒於此，便開始向軍隊方面活動。當時駐紮在薩羅尼加的軍隊是第一第三軍團（Army Corps）這兩個軍團，是土耳其最有力量的軍隊，其中尤以第三軍團爲最。經少年土耳其黨人一活動，這兩個軍團裏的人們，便秦半成了該黨的黨員。除那兩個軍團以外，駐在薩羅尼加的軍隊還有號稱精兵的哈密二世的第二衛隊，這隊裏完全是阿爾巴尼亞（Albania）人，最爲哈密二世所信賴。但經少年土耳其黨人巧妙地一活動，也都同情到少年土耳其黨一面來了。

當其時，我們的凱末爾便是第三軍團的參謀。他原先是祕密地組織他的

「自由協會」的，到少年土耳其黨活動到第三軍團時，一看志趣相同，便放棄了他的「自由協會」的名義，加進了少年土耳其黨。從此，他便在少年土耳其黨活動，而該黨的勢力，也因凱末爾及其自由協會同志的加入而更顯得膨脹了。

凱末爾的活動，是非常緊張而且努力的。但因爲偵探者的緊迫，他不得不把工作做得隱約祕密一點。在這裏，有關於他的母親的一段「插曲」：

他母親在凱末爾讀書的時候，因爲耐不住生活的壓迫，已經重嫁了一個羅脫司島的富商；但當凱末爾學成畢業，在第三軍團當參謀服務時，那商人又死去，做了第二次孤孀了。但她雖然嫁了人，卻仍舊非常愛她的兒子，而凱末爾也還時常和她過從。第二個丈夫很有錢，死了還留給凱末爾母親一點產業，和很大的房子。那多餘的房子，便做了凱末爾祕密活動的場所。

但他的母親還不知道他有那麼一個祕密的工作。所以當她發覺了時，便大

大地驚駭了。

『你真的要反對皇上麼？』她祕密地質問她的兒子。

『是的。這樣昏憤惡毒的皇上不應該反對麼？』凱末爾反問的說。

『但是你是我唯一的兒子呵！』母親知道反對皇上是保不了性命的，便流下淚來了。

『這，我是不能反悔的。』凱末爾堅強地說。『我已經做了，而且做好了多時了，爲了我自己，爲着土耳其，我是不能失信了的。』

母親看到兒子的意志這樣堅強，便不言語了。公私兩個念頭在她胸前交戰。但終於有一方勝，她便索性說出了鼓勵的話：

『我自然不能叫你失信的。但只有一件：你既然做了，便得把它做到成功才好。』

凱末爾想不到他優柔的母親會說出這樣的話。他也感動了。從此，他便更

努力於他的工作。

在少年土耳其黨的勢力逐漸伸展，整戈待舉的時候，也正是巴爾幹半島籠罩了烏黑的暗雲的時候。時代是在暴風雨前夜，空氣也是那麼地抑鬱窒息。薩羅尼加所在的馬其頓 (Macedonia)，是當時一切糾紛的核心，巴爾幹 (Balkan Peninsula) 的保加利亞 (Bulgaria)，希臘 (Greece)，門的內格羅 (Montenegro)，塞爾維亞 (Serbia) 諸國，無不垂涎這個小區域。而在許多小國的背後，縱着更大的力量的，卻是歐洲的列強。在此萬方覬覦之下的土耳其的國勢，實在已經危如累卵，只要稍稍動一下，就是毀滅。而不知自好的哈密二世，卻還是昏憤到極點，把內政弄得紛亂不堪。并因其高壓厲禁之故，人民無不裂眦痛恨，怨聲載道。於是，時機滑到最尖端，空氣鬱悶到不能再鬱悶時，便轟然一聲，發動了革命。

少年土耳其黨的革命終於在薩羅尼加發動了。

一九〇八年七月二十三日，該黨的領袖安佛爾（Enver Bey）首先發難，接着第二第三軍團便表示他們將進軍國都君士坦丁堡，強迫哈密二世恢復一八七六年十二月的憲法；而哈密用阿爾巴尼亞人爲死士的衛隊，那時也顯出了不穩的形勢。

事先，少年土耳其黨在決定發動的委員會裏，曾經有過一番決議，說如果哈密二世能夠接受少年土耳其黨的主張，忠實地奉行憲法，那就仍舊可以讓他做王。所以，當哈密二世看到來勢洶洶的土耳其黨的發動而覺到了自己的縛手縛腳時，便趁風轉舵，在二十四日答應了少年土耳其黨的要求。恢復了憲法，廢除了偵探網，准允了人民的自由平等，……等等。在哈密二世的意思，是：這些儘可以像空頭支票一樣發出去，騙他們一下，姑且先保持了自己珍貴的王位。果然，少年土耳其黨受了騙。革命很快的在三天之內成功了。

三天內成功革命，是世界各國的革命史中不易看見的。這說來未免滑稽，

但事實確是那樣的。那，完全因為哈密二世沒有抵抗，而少年土耳其黨也沒有澈底改造的決心之故。自然，不消說得，這樣的革命只能維持暫時的好看局面，決不會長久安堵下去的。

經過了一年，到一九〇九年四月裏，奸險的哈密二世的反革命運動果然也暴露出來了。

原來少年土耳其黨雖然為民衆獲得了政權，但力量並不充分，而王位也還在哈密二世之手。反之，哈密二世雖然表面上好像失了大權，而實際勢力還是有的，譬如，他所組織的偵探先就有好多萬人，後雖為少年土耳其黨所削除，但他們還是哈密二世的忠實走狗，因為政權交替而被新政府裁去的一班舊政府冗員，也都不滿於新政府，刻刻想在把局面翻轉。又因少年土耳其黨急於事功，舉事之前，只疏通了軍隊方面，沒有澈底的從民衆運動方面着手，所以雖然一旦成事，在廣大的民衆方面卻未必有大的信仰和同情。而所疏通的軍隊除

第二第三軍團之外，那些阿爾巴尼亞衛隊原本是哈密二世的親信，當時不過是一種浮面的動搖，給予革命成功的影響也不過是消極的，等到哈密重新把金錢去賄誘他們時，便又都反轉來，投向哈密二世一方去了。

在這種種的原因之下，哈密二世的反革命運動終於起來了。日子是四月十三，地點是君士坦丁堡。人數很多，聲勢很浩大，嚇得新政府的人們紛紛出走。

但反革命者很巧妙地利用所謂「回教同盟」的名義放在表面，指揮者哈密二世卻躲在暗中指揮，沒有敢正式親自露面的。如果他能夠勇敢地親自督戰呢，那倒也不難激起其部屬，來恢復舊觀，得到勝利。可是他不能。這樣，少年土耳其黨方面就比較容易對付他們了。

反革命勢力在君士坦丁堡發動時，薩羅尼加的少年土耳其黨總機關使開緊急會議討論，一體主張用武力去鎮壓。這其間，凱末爾所在的，由馬摩歇夫克

特拍夏 (Mahmoud Shefker Pasha) 統率的第三軍團，就很起勁的效了勞。到四月二十四日，第三軍團就全部佔領了君士坦丁堡，算來只一天工夫，就戡平了叛亂。

凱末爾，在這次反正的戰爭中，是有力量的——個指揮者。因為他當時正隸屬於歐夫克特的部下。

在這次鬪爭中，凱末爾是拚了命在那裏幹的。爲了什麼那樣拚命的幹呢？據他自己的意思說，是：『爲了新土耳其！』

但是，經歷了這樣的苦鬪，凱末爾並沒有得到什麼。少年土耳其黨的首領是安佛爾，第三軍團的主帥是歐夫克特，這兩人，在叛亂削平，革命成功之後，被人們稱爲「自由的英雄」，照相並排地懸掛在許多玻璃櫥裏，受着萬人的頌讚。

凱末爾呢，沒有得到什麼，自然，他也不希望那些，他是爲了新土耳其而

革命，並不是爲獲得個人的虛榮而革命的。但，這一次削平叛亂，實際上最大的功勞應該是凱末爾得的，因爲歐夫克特是個秉性柔弱，毫無主見的人，實地指揮戰鬪的，全是那肩負軍事政治兩種重任的凱末爾一人。

革命成功了。哈密二世被廢黜，移逐到薩羅尼加，改立了他的兄弟穆罕默德五世 (Mohammed V.) 爲新王。但他不過是個傀儡而已，一切政權完全在土耳其黨人手裏；與其這樣說，還不如說，「一切政權都在安佛爾一個人手裏」爲確當些。

第三章 戰鬪和屈辱

一九〇九年四月反革命的叛亂削平，少年土耳其黨全部把握了政權。而少年土耳其黨的領袖安佛爾，便做了政府中的最高權力所有者。

少年土耳其黨以稀有的勇力，攫得了政權之後，便努力於改革庶政，施行憲法，統一內部，擴充軍備，強硬對外。但終因實力未充，操之過急，未能達到他們最初的理想；一面爲時勢所限，不得不屈服於列強的壓迫之下，一面國內又因耶教的人民不安於內，弄得分崩離析，破碎滅裂。而戰爭又不斷的發生了。

凱末爾目睹這些困難的情形，但也無法可想，因爲他沒有地位和力量。這時唯一的握權者是安佛爾，一個兇暴陰險的傢伙，他同凱末爾本來就是意見不合的。凱末爾的脾氣原也很大，有一次他同安佛爾經過了一番大辯論後，就氣憤憤地同他決裂了，他拍着桌子怒聲地說：

『像你這樣的人，從此以後一生絕交吧。』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凱末爾即使有極好的意見，自也不能被安佛爾所容納。凱末爾氣憤透了，便決心不幹政治上的事情，暫且仍舊做了個盡職的軍官再說。

但雖然是一個軍官，卻仍須服從上級的命令。爲了職務關係，又只是聽人調遣。起初他被安佛爾逐到的利波利，繼而又被伊遂得 (Izzet Pascha) 召還薩羅尼加；以後歐夫克特又把他轉調到阿爾巴尼亞。調來調去，他本身毫無力量，那一段，可算是凱末爾最不得意的一段了。

這期間，少年土耳其黨第一次碰着侵害土耳其領土的波黑兩州事件。接着，到一九一一年九月，又來了意大利強佔的利波利 (Libya) 的事件。少年土耳其黨，是決計要保持的利波利的所有權的，但意大利竟以武力來搶奪，於是就發生了意土戰爭。

土耳其自然不願意屈服。這樣，劇烈的戰爭就開始了。

駐在阿爾巴尼亞的凱末爾，眼看自己的國家已在敵國軍隊的威壓之下，顯得非常危險，於是復燃起了捨身保國的壯志。恰巧這時安佛爾也想到凱末爾，想利用他去抵敵意軍；他下了個命令，派遣凱末爾到的利波利去統帥國民防禦軍。凱末爾雖然同安佛爾意見不合，但因為是國家大事，也只得忍耐着到前線去。他在前線出入於砲火之中者好多回。但這次戰爭並不久長，土耳其因為別的意外的事件所牽制，不得不聽從德奧兩國的促迫，在洛桑 (Lausanne) 訂立了土和約。戰爭完結了，土耳其讓了步。凱末爾也回到了原來的地方。

這一回戰爭，凱末爾是拚了命去對敵那強有力的敵軍的，但其結果，卻是和議；而自身的代價，則是臉上受了一顆子彈，把左眼睛打瞎了。從此以後，一直到做了土耳其大總統的現在的凱末爾，每天早上起來第一樁工作，便是替左眼換上一隻玻璃做成的假眼。

到一九一二年的十月，比意土戰爭更劇烈的巴爾幹戰爭又起了。

巴爾幹戰爭，在土耳其一方面說來，完全是弱小民族受強鄰壓迫的一幕。巴爾幹諸國，對土耳其原已虎視眈眈。待到看見土耳其爲意大利所乘，疲於奔命的時候，便增長其野心，也開始來侵略了。

這一回戰爭，凱末爾當然仍舊在裏面，但不幸這次的軍事方面竟完全失敗了，少年土耳其黨忽被推翻，國權由老政治家基阿米爾巴夏 (Kiamil-Pasha) 執掌。這老政治家是主張議和的，於是便產生了「倫敦會議」，結果土耳其屈服，失掉了亞得利阿那堡 (Adrianople)。

少年土耳其黨聽得失土的消息，大大地憤慨，大罵政府賣國。嗣後安佛爾終又在君士坦丁堡起事，重新奪得政權。但少年土耳其黨雖極勇敢，終以連年戰爭，兵力衰弱，不堪挽回頹勢，遂以城下訂盟表示屈服而罷。

這稱爲第一次巴爾幹戰爭。

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發生在一九一三年。這一回，土耳其並不是戰爭之

的。但戰爭一發，巴爾幹諸國都發生變動，土耳其看到機會，便也出兵想奪回亞得利阿那堡。因為是出其不意，土耳其果然得到成功，把亞得利阿那堡重新奪回來了。

在這一回奪回失土的戰爭中，凱末爾的力量是大的。他被安佛爾遣守達達尼爾海峽，竭力從事於這次戰爭。

巴爾幹的兩次戰爭，一失一得，凱末爾都有功勞。但他仍舊沒有得到什麼，到後來反被遣送到保加利亞國的索非阿去，做土國公使館的侍衛官了。於是他的地位也隨之降落了。

但凱末爾究竟不是一個永久淪落的人。一碰到機會，自然而然就士挺身崛起的。

轟然一下子，歐洲大戰發生了。這歐洲大戰，便給了凱末爾一個機會，使他得以嶄然地露出頭角。

從巴爾幹半島一角揚起了世界大戰的火燄，立刻就化爲英法對德奧的近東爭霸戰。在土耳其國內，也激烈地動搖起來了。

『和英法協約國聯合呢？還是走向德奧同盟方面呢？』

那樣地研究着中立不中立的問題，特別是土耳其，的確是存亡關頭的深刻問題呢。

那時實握土耳其政權的，是凱末爾的政敵安佛爾。最壞的，就是安佛爾是早經出名的親德派人物。土耳其親德的傾向，是漸漸地顯示出來了。那樣輕率的參戰，其實對土耳其國家是非常危險的。但德國的軍隊卻以破竹之勢，侵入法蘭西；在短見的人想來，德國的勝利是毫無疑義的。

結果，驚人的消息終於傳遍了世界：

『土耳其終於加入德奧同盟，決定參戰了。』

接到這樣報告的凱末爾，那時正在索非阿。

「這是不行的！」

血氣方剛的他，才接到那電報，便放棄他的職務，急急地趕回君士坦丁堡去。

「照土耳其其目下的國情，絕對不許參戰！祖國存亡，盡在此一舉！無論如何不能輕舉妄動的！」

這是回到母國的凱末爾的第一聲，堅決的倡導阻止參戰運動。

這是凱末爾的正義和勇氣的代表。可是，該時在土耳其國民之間，憤恨英國和俄國的敵愾，卻正在澎湃地洶湧起來。

「打倒敵人俄羅斯！抵抗強暴的英國！」

在這種叫聲裏，民衆熱狂着。這實在是很錯的，但誰也不能去反抗那壓倒一切的民衆之聲。這樣，德國的大使王根哈衣姆便使了敏捷的手腕竭力的接近土耳其。

凱末爾的叫聲全被民衆的咆哮所吞沒了。土耳其參戰也到底決定了。

但還不止此。在參戰決定了後，他們的政敵忽然叫他：

『凱末爾君！恭賀你！』

『……？』

『戰爭是已經決定了。你被任命爲師團長呢！』

『啊？』

以粹惡的態度嘲笑着失驚的凱末爾的安佛爾，像看透了他的心胸似的，即刻回復了他正經的面孔，說道：

『命令第十九師團長凱末爾出征加利波里(Gallipoli)！』

受了這命令，凱末爾的顏色也即刻變了。但因爲是未及預料的，所以他，到底不曾失掉一個以勇武聞名的武人的莊嚴，吐着熱烈火燄的愛國者的本色。事先雖曾一度反對戰爭，終因是全國一致決定了參戰，自然不能再採取他一人

的意見了。

他的回答是凜凜然的：

『是！』

那大步地跨出門去的後姿——安佛爾一面看着，一面笑起來了。

『啊，自此什麼都不成問題了。凱夫爾將成爲英國大軍的餌食了。即不戰死，也必大敗而歸的吧。』

安佛爾這麼想，也有其道理的。因爲那盛氣的安薩克軍（澳洲（Australia）、新西蘭（New Zealand）、南非洲（Africa）、加拿大（Canada）的自治領地聯合軍），在優勢的艦隊掩護之下，預料只消一擊，便可把土耳其軍隊打得一敗塗地的。

當其他諸國正熱中於戰爭時，英國卻早已注目到大戰終了以後的事了。最要緊的事，是要在和平會議中，增強其處置土耳其的發言權。因爲那麼想，便

組織起海軍聯合的遠征隊來了，派到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希望一舉而得君士坦丁堡。

但其結果是怎麼呢？

凱末爾以決死的奮戰而得了功，勝利了。佈滿了海面的英國遠征隊，喪失了許多厲害的軍艦；陸地方面呢，道因生將軍以下都成了俘虜。英國軍隊前後受迫，不得不在英國的戰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污點，悄悄地退去了。

因了這大功勞，凱末爾便一躍而為德土聯合軍的總司令官。

這達達尼爾海峽的奪回，無疑地是給武人凱末爾的一生，飾上了光榮的勝蹟。

「空前未有之大勝利！」

「土耳其稀有的天才戰術家出現了！」

在德國的新聞紙上，那時是用了特大號的字，歌頌着這「現代英雄」。

但不可思議的是：這捷報頻頻，在切身的土耳其報紙上，卻一行半句也沒有。

這，完全是卑劣的安佛爾因嫉妬而出的手段。恐怕着凱末爾的名聲在國內增高起來的他，當時竟沒收了國內關於那類的文書，還施以盡量的壓迫。

但這赫赫的武功，倒底也發現於世上，不是能夠永久被埋沒了的。在土耳其國民之中，也立刻口傳開去了。從此二年以後，在一九一七年之春，土耳其的報紙不消說得，即回教徒所愛讀的阿刺伯文字的新聞雜誌上，也都盡量的寫着他的勳功，因而，凱末爾在頃刻間成爲三萬萬回教徒的崇拜偶像了。

想在加里波里戰線上陷害凱末爾的計畫既告失敗，而凱末爾反建立了輝耀的武功。陰險的政敵安佛爾，自己肩着陸軍大臣的重職，卻任命凱末爾爲高加索的第十六師的軍團長，差遣到俄國國境上激戰的地方去。那裏土耳其軍的總司令官，是德人法爾開哈英將軍。

「這一回，一定逃不過俘虜和戰死了吧。」

安佛爾在肚裏，暗暗地微笑起來了。

但是，又是意外。凱末爾很快地跑到高加索，立刻收拾軍隊，全部退卻了。從一度得利的陣地引退，這一回竟抗起上級的命令來了。而結果，優勢的俄國軍隊就很便當地前進，把勳功偉績都取消了。

這樣，安佛爾的陰險的計謀，遂復歸失敗。

但凱末爾是因爲在那高加索戰線上，爲了奪取巴格達（Bagdad 我國舊譯報達）鐵路的計畫，與法爾開哈英將軍衝突起意見來，個性堅強的他，自然就立刻上了辭呈，急急地退到阿來堡了。

「土耳其軍在德國司令官的手足之下行動，是多大的國恥！土耳其軍是不能不立於土耳其司令官指揮之下的。」

在阿來堡，他的煞費心血的有名的意見書發表出來了。

「英法的分離政策，到底是不可能的，即要打破他們的聯合軍，事實上也是不可能。英國定能攻下巴勒司坦 (Palestine)，在英國的支配之下建設基督教政府，占有蘇彝士運河 (Suez Canal)、紅海 (Red Sea)，及埃及 (Egypt)。而且，其他的回教國，要陷我們土耳其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也是必然無疑的。所以我們土耳其繼續對英戰爭，是極錯誤的政策，其損失極大，這不能不一言。」

「假定萬一成功，那麼在那時候，代英國而支配我們的便是德國吧？現在法爾開哈英將軍就已屢屢發話了：

「我輩是德國人。關心德國的利害，不是當前的急務麼？」

「然則他固守巴勒司坦的事如果成功，那他便不僅以偉大的勝利者爲世界及土耳其所承認，還要忽然倒轉砲口，奪我們的祖國呢。所以，我們如今犧牲莫大的兵力和財力，畢竟不過是做了他們的犧牲獻貢品罷了。」

這，是他意見書中的大意。這意見書是段段剝切，句句熱烈，不僅一字一

句卻披瀝了凱末爾的愛國肝膽還表示了他的明於大勢。特別是介於英德二國之間的土耳其的特殊情形，他是比任何人都能正確地，而且明白地看透了。這一點，顯示他不只是一介武夫，在政治上也有非凡的識見，是很明白的。

但這熱烈的意見書，在政敵安佛爾眼裏，只不過是勇將們發洩悲憤的一通文書而已，凱末爾復熱心地以擁戴土耳其軍總司令的意見，獻策於土耳其皇太子，安佛爾又在暗地裏冷笑。

『那樣地想在殿下面前效力麼？好，就那樣將計就計吧！』
安佛爾於是便以一紙命令，任凱末爾爲滯留在柏林的土太子的侍衛官，把他放逐出去了。

他一面切齒於目前祖國的急難，一面卻不得不以一年之久，在德奧閒散地旅行着。

凱末爾在德國會見了德皇。在會見時，像有特別大問題似的，他突然用法

蘭西語向德皇說道：

『陛下！』

德皇的臉上馬上流露出不快之色。連回答也沒有，走到別室去了。

但，只是瞬間以後，德皇再「滴搭滴搭」地走到凱末爾面前，伸出手來對他說道：

『我還沒有對你說聲「再會」呢！』

那法蘭西語的 *Au Revoir* (意即再會) 兩字，說出來時看他特別的用勁。於是，凱末爾一面眺望着重又走去的德皇的後姿，對旁邊的人說道：

『看！這樣的人！必定是這次敗於戰爭，逃亡到國外去的人物哩』。

以後，凱末爾又去會見興登堡 (Hindenburg)，但那回事，這裏要借用法

國記者亨利·佩羅的記載：

『凱末爾，有着想借那機會使興登堡窘促的念頭。但老元帥所表示的，卻

一直是優秀的自制力。那時二人談論着戰爭，凱末爾竟露骨地批評德國軍隊的戰策。奧登堡低着頭耐住性子聽，一刻兒凱末爾的話完了，從他嘴裏發出來的，僅僅是這樣的話：

『老兄，用煙草麼？還是喜歡雪茄？』

第四章 時勢造英雄

——土國政府因大戰失敗城下訂盟——凱末爾被嫉忌而放逐——到小亞細亞去

凱末爾正在國外遊歷的時候，土耳其的形勢就逐漸陷入混亂狀態中了。

土耳其的參戰，其作戰區域本以亞洲方面爲廣。共有三起，一起是高加索（Caucasus），就是凱末爾到過的對抗俄國的那一線；一起是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方面，是對抗英國的；還有一起在蘇彝士運河方面，也是對抗英國的。除前二起尚在不分勝負的堅持中外，最後一方面形勢已經很不好，誠如凱末爾所料，巴勒司坦已將守不住了。

「巴勒司坦形勢不穩，快回國喲！」

因爲一通一通雪片似的電報，接踵而來，凱末爾遂被迫得急速回國了，回國後立被任命爲第四，第七，及第八軍團的總指揮官，命他立刻趕往蘇彝士運河方面去。但當他急速趕到巴勒司坦時，時候已經太遲了。英軍司令官阿林比將軍所率領的印度軍，於瞬間占領了聖都耶路撒冷 (Jerusalem)，在市政廳屋脊的旗竿上，高高地飄揚空中的，不是與尼翁·齊也克 (Union Jack) 的旗麼？凱末爾扼腕不置。

「現在，看！把那面旗換爲半月旗吧！」

他是怎樣也不肯屈服，立刻退軍到阿達那，想在那裏作最後的掙扎。但主

意才決定時，從狼狽的君士坦丁堡送來的，呵，卻是這樣萬事全休的電文：

『爲了與英國休戰，已遣特使前往。』

凱末爾於是在無限怨憤中急急地趕回君士坦丁堡，然而映入他眼簾中的君士坦丁堡，雖只一個月的短別，卻已什麼都變了樣了；使他禁不住急得熱淚滂沱。

在事實上，那時的君士坦丁堡，的確已經完全陷於可驚的大混亂狀態之中。凱末爾的同黨人，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大都隱匿起來，而反對黨的一面，則已推倒克拉特和安佛爾等親德派，擁戴親英派的夫歐利獨·巴夏爲大執政，在極淒慘的狀態中收拾起殘局。

原來土耳其政府因節節失敗，已無勝利希望，遂由土皇派員和協約國的方面訂立和約。和約於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在摩德洛司島簽字，叫做摩德洛司休戰和約。

和約上規定得非常嚴厲，主要的有：

『達達尼爾和博司福魯兩海峽，今後完全開放，協約國方面軍艦可自由航行，馬爾摩拉海 (Sea of marmara) 及黑海 (Black Sea) 海峽礮臺亦歸協約國軍隊把守。

『土耳其原有戰艦及大戰中捉獲的別國軍艦，要全部交出。

『有線電，無線電，海底電線之一切收發局所，全歸協約軍管理。唯君士坦丁堡公用電線不在內。

『土耳其港灣內的造船所及鐵路，全部供給協約軍使用。

『石油產地，悉由協約軍管理。』

這五條不過是最主要的，但由此可看出此次和約之於土耳其是如何大的一個損失，侮辱。但當時的土耳其實在再無辦法抵抗了，只得低頭屈辱。結果，英法聯軍終於佔領了土耳其的心臟君士坦丁堡，意大利的軍隊也駐紮到亞細亞

海岸來，而在博司福魯海峽壓擠排列着的，也完全是英法聯軍的戰艦了。大奧特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的陸軍，至此已威風掃地，被繳械後連一支槍都不剩了。

一切都失去，一切都被佔領，土耳其的大勢早已去了。

巴黎和平會議舉行，那代替陰險的安佛爾的土耳其執政者 夫歐利獨·巴夏，這次親蒞巴黎，訂立了所謂色維爾條約。這夫歐利獨·巴夏雖不如安佛爾的陰險，親德，但卻也是個沒用的東西，只會逢迎協約國，俯首聽命。色維爾條約的訂成，分明就是土耳其帝國的一道死刑判決書。

凱末爾看到了這種悲慘的情形，真是氣憤得了不得。當他初從前線回來時，本想急速地同一班國民一道兒捍衛國家的，他想，土耳其已經完全戰敗了，其最後的辦法只有政府當局馬上和人民一致，同仇敵愾，造成一個堅固的政府而一致以強硬的態度對外，希望在巴黎和平會議中維持土國國權。但結果

卻是如此！

凱末爾在積鬱憤怒之中，愛國心便又熱烈地燃燒起來了。

『祖國的末日是來到了！應如何不惜犧牲，對外抵抗列強的欺侮，對內改革諸政，以維持國家的獨立呵！』

但昏庸的夫歐利獨·巴夏卻不理他的話，他只知道做外國人的工具，卑躬屈節，唯唯聽命，一點堅決的主張也沒有，一點勇敢的反抗力也沒有。

不特此也，到以後，這夫歐利獨·巴夏竟也仿效起以前哈密二世，以及安佛爾等輩的故技來，對一班思想急進，有軍事才幹，熱心愛國的人嫉忌痛恨起來了。凱末爾自然爲他所最討厭的一個。

終於，他任命凱末爾爲小亞細亞東部愛爾司倫（Erzerum）州的一個小小鎮守使，把他逐出君士坦丁堡。

但凱末爾對此，卻並不留難，竟爽爽快快帶了四十二個心腹將校，和顏悅

色地奔向小亞細亞去了。

凱末爾爲什麼竟甘心於被逐呢？自然也有他的主意。凱末爾當此時會，深切地知道君士坦丁堡已完全在列強直接支配的勢力之下，種種方面受壓迫，受拘束，卽自己的行動也要受限制，留在那裏委實毫無益處。與其死守在那裏，倒不如走開去。小亞細亞，倒是列強的注意力比較鬆懈的地方，去了儘可潛心造成新興的堅固的實力，這才可以貫徹自己捍衛國家的主張。

這樣打算着的凱末爾，聽得夫歐利獨·巴夏命他到小亞細亞去，自然求之不得，遂卽領命欣然前往了。

小亞細亞，是土耳其民族的發祥之地；小亞細亞的人民，十分之九是土耳其人，在土耳其全國境內，要算這塊地方最集中，最純粹，最「土耳其化」的。比起委靡不振的君士坦丁堡來，自然更便於激起民族的精神，革命的情緒，在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民，是只善享樂，淪於頹廢，近來爲列強的軍力所壓，

更顯得萎靡不振。而小亞細亞則因為地勢的關係——崇山峻嶺下的人民都是氣質堅強，秉性倔強，只要有那麼一個主腦，則登高一呼，不難四谷響應，集結成大大的力量呢。

凱末爾是老早看出了這一點的，所以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他毅然踏上了叫伊奈波里的輪船。

他早已丟開了回到君士坦丁堡的念頭。他決計以小亞細亞的大草原為根據地，組織一個國民黨，再拿黨的勢力去謀復活土耳其！

實在當凱末爾在敘利亞戰敗時，他已是那樣地感覺到了，感覺到了有重新努力的必要。所以，他總常常在暗地裏收集槍械和軍需品，尤其是他在那好幾個火線上，確已積下了不少，至此，他便瞞着協約軍，悉數把那些積蓄連到小亞細亞去。

這一回的放逐，在夫歐利獨·巴夏，原是非常得計的。凱末爾的戰績，是

人人知道的，即外國的軍隊，也知所害怕。凱末爾的革命活動，也是人人知道他厲害的，以前少年土耳其黨的得勢，他就有許多力量在內。而凱末爾不滿現狀的意思，又非常明顯，對於政府的屈膝列強，自始就表示反對的。這樣的人物，如果任他居留在京都裏，不是太危險了麼？如果凱末爾突然反叛起來，昏弱的夫歐利獨·巴夏一定吃他不消。那不是等於養一隻老虎在家裏麼？

把他放逐到邊僻地方去，的確是個好辦法，夫歐利獨·巴夏這樣想。

可是他錯了。事實上的結果卻恰恰和他所想的相反。他並不是把老虎驅逐出去，反而是給予老虎以自由。

事後他終於也覺察到這一點了。覺察到之後，便心驚膽戰起來，急急忙忙地發電報去給凱末爾，企圖把老虎召回，仍舊關到牢籠裏去。但凱末爾雖然接了雪片般的電報，卻始終連回電也不給一個，置之不理。夫歐利獨·巴夏發脾氣了，開除了凱末爾的軍籍。但這於事實毫無裨益，只能聊以洩忿罷了。

奔命到了曠野的老虎，已經在小亞細亞無顧慮地磨着他的利爪。恰巧湊着一個時機，便轟然的發動起空前的大革命。

第五章 國民黨的崛起和國民公約

——糾集同志——訓練軍隊——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國民公約之提出

『舊的奧特曼帝國，已消滅於飛舞着骸骨的君士坦丁堡，新的土耳其，將如熱烈之太陽輝耀於大草原之上，誕生於小亞細亞的天地間！』

帶着四十二名將校到小亞細亞去的凱末爾，開始覺到應該伸展他的手足了。於是，他活動得非常猛烈。

他飛檄四方去糾集同志；並糾合當地各處的百姓，立刻訓練作為軍隊，而

小亞細亞方面，原有許多土耳其軍，還不會解除武裝，以凱末爾在軍界裏的威名，號召起來，自然都聞風歸附，集合攏來了。

『一點也沒有計謀！』這樣罵着的，大有人在。這麼偏僻的地方，一個大荒原，而編織起來的又是非常揉雜的軍隊，有什麼用處？然而那是沒有辦法的，因為再沒有比這更好的路途了。

凱末爾含淚地經過了幾十天的努力，可以報復的日子也終於到了。服裝呀！動作呀！都是區區小事，在兵士的胸中所燃燒着的，還是救祖國的唯一的一憂國之念。因此，凱末爾的軍隊，便在這樣的情勢下組織起來，其數目約有十萬光景了。

這是凱末爾的土耳其復活運動的基礎，也是國民運動的第一步。

但在凱末爾將要爆發的愛國運動上點燃了火線的，卻是因為橫暴的希臘軍佔領司米爾那 (Smyrna 卽 Izmir 舊譯士麥拿爲土耳其在愛琴海岸唯一大海港)

的緣故。

且說希臘軍在大戰期間曾經加入協約國方面參戰，同英法二國訂有密約，以戰勝後取得小亞細亞的司米爾那爲希軍參戰的交換條件，大戰完畢，土耳其失敗，希臘便急想起趁土耳其戰敗之際，從速實踐密約，免得遲了發生變化。希臘政府對於這事，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竭力地勾結英國，促使完成宿諾，並爲其助力，以壯聲勢。一方面，就於一九一九年四五月裏，趁巴黎和會開始不久，正在爲了對德對奧，以及對俄問題鬧得非常厲害之際，運動各國承認他出兵，自告奮勇，以保護小亞細亞的耶教人民爲藉口，向小亞細亞出兵了。

司米爾那，在戰敗創傷的土耳其，幾乎已是僅存的一片乾淨土了，而也終於不能保存得住，司米爾那是小亞細亞唯一優秀的軍港，而大戰結果，卻在和約上規定協約國所佔領。而一向認爲世仇的近鄰希臘，却又偏偏常在垂涎，終

於用了他的詭計，把司米爾那從協約國的名分上分到自已手裏來了。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四日，在君士坦丁堡的英國軍司令部，以一紙通告，迫着土耳其政府開司米爾那為商埠，給予前所未聞的侮辱。

第二天十五日的午前七時，土耳其軍的司米爾那守備隊，便不能不解除了武器，從兵營裏撤退出來了。那是從巴黎和會來的命令，土耳其軍隊毫無辦法可以抵抗的，而午前十時，英國即佔領了電報局；由貨船運載入港的希臘軍隊，也終於完全登陸了。

然而，情形如果祇如以上所述，那麼土耳其國民或者就只那麼憤慨一下，也未可知。但是一朝上陸的希臘軍，卻突然向密集着土耳其軍隊的兵營，發射了機關槍。當時死者三百，負傷六百，而且還不止此，繼之而起的，還有數日夜的司米爾那市內外的大虐殺。那樣富饒的米安達的低地，竟為希臘軍的鐵蹄所蹂躪，使幾百萬住民，都不得不離鄉背井逃往他方去了。

這樣，土耳其國民的情怒，便大礮一般的爆發出來了。

『噢！竟這樣！看我們立刻報復這怨仇吧！』

悲壯的決心，湧上了國民的胸口。凱末爾的國民黨運動，便如燎原之火一樣地風靡於全國。

土耳其國民黨的所以能在那時以特別急迅的趨勢擴張起來，其最主要的近因自然是由於希臘軍強暴而引起的憤懣，但另外也有其甚遠的淵源：原來土耳其之有政黨擡頭，自然該算到一九〇八年安佛爾所倡導的少年土耳其黨。但不幸少年土耳其黨因立根不固，領導非人，而又迎頭碰到了歐洲大戰的猛擊，終於顯得毫無力量，遂成強弩之末。民衆之間對少年土耳其黨的信仰自然也一落千丈，全盤失掉了。如今凱末爾以英武的戰將之姿出現於舞臺，而恰在這國家多難，受敵人欺侮到忍無可忍的時間，督率軍旅，以救國救亡報仇雪恨爲號召，創造一個新的革命勢力，自然是人人感激，個個稱心，將熱烈的期望和同

情，全副寄託給他了。

這樣，凱末爾所領導的「土耳其國民黨」這新鮮的名目，便開始在世界上出現了。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小亞細亞的阿爾司命，土耳其國民黨舉行第一次成立大會。在凱末爾的號召之下，有無數的黨員勇赳赳地會集出席。這些黨員，都是土耳其人中最進步最覺悟的分子。土耳其的新的生命，完全寄託在他們身上。

當時的小亞細亞，完全在四面楚歌，草木皆兵的環境中。國民黨的黨部在草創期中，經不起外力的襲擊，所以眼前最重要的事務，就是要設法如何保持國民黨的根據地。在第一次大會中所討論，其主要的也在這一點。大會議決案中有一條是：

「我輩的基本原則，在於捍衛回教的奧特曼帝國。這一點，如其同奧特曼

帝國各省有不能共同行動時，則我輩當在小亞細亞東部諸州，自負捍衛的責任。」

那時巴黎和會中，有贊助亞美尼亞擴充新國疆土委任美國統治之說，這恰使國民軍直接受其壓迫，上面這條決議案，便是對此而發的。而一方面，也就是對君士坦丁堡政府說，如果你們不能同我們合作，我們就自由行動，把持了小亞細亞東部諸州再說。

第一次大會中，國民黨就初次表示出它的力量。而同年九月十三日，第二次大會又在西盛司開起來了。這一次會議，國民黨又擴充其目的，上次只希望把持小亞細亞東部諸州，而這次則竟是以捍衛整個的土耳其爲目的了。

其議案中有：

「無論在何種情形下，決不能讓土耳其的獨立自由受人限制，凡我土耳其人民所住各省，各地，我們都不承認它與帝國分裂。」

這就是要保持土地的完整！而另一條：

『凡白摩蘇爾(Mosul)至亞歷山大勒達(Alexandretta)灣以北各地，均爲奧特曼帝國的領土，無論那一段，卻不能割與亞美尼亞(Armenia)及其他各國。』

這是對小亞細亞全境而言的。另外，他們又要求協約各國立即撤退司米爾那和阿達里亞那堡各處的軍隊。並宣言不信任君士坦丁堡政府的一切行動。

這些議決案，在遭受了列強的欺凌的土耳其愛國民衆之間，是非常聽得進的，所以民心完全歸到這邊來了。因此，虛有其表的君士坦丁堡政府便不攻自倒了。

一九一九年十月，君士坦丁堡內閣下臺，國民黨就要求：以總選舉辦理新內閣的繼任人選。結果選舉實行了。國民黨人以既得人望，加之又善於宣傳，在選舉戰中自然大大地勝利，該黨人員佔了新議會的大多數。凱末爾呢，自然

是裏面最主要的一個分子。

選舉成功了的凱末爾便把國民黨的中心機關由西發司 (Sivas) 移到了安哥拉 (Ankara)。安哥拉是小亞細亞的中心地，此後，就永遠定爲土耳其國民黨的建立的國民議會政府之所在地。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一日，君士坦丁堡召集新議會。同月二十八日，國民黨所草的著名於世界的「國民公約」(National Pact) 就提出來而且被通過了。這國民公約，只僅僅六條，而土耳其國民黨的精神卻已全副包含在上面。不特此也，這公約一出來，以前的休戰條約也就因而成爲廢紙了。歐美人士後來稱這公約爲新土耳其獨立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ance of the New Turkey)，實在不算過譽。

這國民公約的全文是這樣的：

『土耳其國民公約』

奧特曼衆議院全體議員，確認其國之獨立和民族的前途，必須完全尊重下列各項原則，始能取得保障，此項根本原則即代表吾人爲謀正義和平所可犧牲的最高限度；而且同時確認除此限度之外，則一個安定的奧特曼的主權和社會，決不能保其繼續存在：

一、凡土耳其帝國領土，其居民大部是阿剌伯人，爲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休戰條約所規定，現在敵人勢力下者，該地處分必須取決於人民的自由投票。其他一切部分爲大多數奧特曼的回教人民所居者，在宗教，種族及目的上互相團結，在感情，利益及環境上完全一致，則無論在休戰條約以內或以外，無論其引用何種理由，均不能與以分割。

二、各區中有曾經自由獨立，而欲和母國重合者，吾人承認其加入。必要時以自由投票決行之。

三、與土耳其的和平有極大關係之西色雷司，其一切法律上的地位之處

分，應依該地人民絕對自由投票而定。

四、君士坦丁堡是回教教主所在地，是土耳其首都，是奧特曼政府的總樞紐。應與馬爾摩拉海同保安全，不令任何力量侵襲。必須如此後，博司福魯海峽方能對世界商業及運輸予以開放。

五、土耳其境內少數民族之權利，曾規定於土耳其及歐洲列強的條約上者，願承認而保證之。——回教少數民族之在鄰國境內者亦得享有此種同樣情形之權利。

六、土耳其欲保證國家進步，經濟發達，欲謀政治改良，適應世界潮流，其唯一條件是須取得完全的獨立與自由。故我人於政治上，司法上，財政上以及其他一切足以阻礙土耳其發達的任何限制，均須澈底反對。即將來解決對付列強各項債款時，也不能違背這個原則。』

統觀這六條國民公約，覺得雖然僅祇區區六條，而一切復興土耳其的樞機

卻已完全安排在內。其關係是何等重要。那簡直無異於土耳其的獨立宣言。

在這六條公約中，第一第二第三僅是爲了贊成民族的自決；第四條是爲了保持君士坦丁堡和馬爾摩拉海峽的安全；第五條是爲了保護少數民族。這五條自然都是土耳其當前急需的救策，但總不及第六條來得重要。

這第六條，實際就是：取消不平等條約，反對帝國主義。

概自十八世紀以還，帝國主義颯起，對一切弱小國家的侵略，無所不用其極。而侵略的手續總是：先兵威，後條約，結果把一切特殊權利都把握到自己手裏，而弱國則忍氣吞聲，無敢稍與抵抗者。獨有這次的土耳其，這次的土耳其國民黨，卻甘冒大不韙，在國民公約裏明白的表示推翻不平等條約，反對帝國主義。

國民公約出來了，一班帝國主義者都瞠目相對，驚惶失措。而握着君士坦丁堡實權的英軍司令部，對此益發感覺不安。深思謁想，便不得不不予土耳其

民黨以壓迫。他們暗中計畫好了，在三月十六日的早晨，英兵突發，把電報局及一切重要機關都予以佔領，而又把議會中重要的國民黨議員，都逮捕去了，送到地中海的英國領土馬爾太地方監禁起來。凱末爾在議會裏多年養成的國民黨勢力，於此不免受到打擊。僅留的許多國民黨議員，也不得不暗中迅速地離開君士坦丁堡，到安哥拉去了。

當英軍在君士坦丁堡發動時，舊內閣便又乘機復活了。這舊內閣，完全依靠外強勢力的維持而存在，其義務，自然也就是效忠於列強。列強既壓迫國民黨員，它自然也幫着壓迫。並且在一種滑稽的形式下，出了一個命令，將凱末爾及其黨員宣告了死刑。

凱末爾彼時已在安哥拉。安哥拉是國民黨的勢力範圍，君士坦丁堡那一通宣告死刑的布告，只能張貼給君士坦丁堡的人看，與安哥拉的凱末爾是無干的。其實那不過是一張廢紙罷了。

在安哥拉的凱末爾，其先還不曾曉得英軍的發動。那是由君士坦丁堡的發電員告訴他的，那是個忠勇的發電員，他在被英軍佔領了的陸軍部電報室內，毅然把這消息發電給凱末爾，直到英國兵走到他面前把他殺掉，他絲毫沒有畏縮之態。

凱末爾接到電報，自然非常驚惶，但他是不屈服的。他無論碰到什麼壓迫，也要維護國民公約的存在和實踐。他後來曾經這樣說過國民公約的重要：『這國民公約在我們衰弱時，代表我們的政綱；即強盛起來，也還可代表我們的政綱。我們將不斷的努力，戰鬥，至於此公約全部發生效力。一俟公約所規定的完全實現，我們當即放下寶劍，來希求永久的和平。我們的成功，和失敗，都立足在這國民公約之上。』

第六章 大戰希臘軍

——凱末爾被選爲新土耳其共和國的元首——希臘軍的進攻和擊退

凱末爾得到了英軍壓迫君士坦丁堡國民黨員的消息後，馬上給了英國一個不客氣的答覆。把留在安哥拉的一些英國官吏，盡數關到一個破屋子裏去，實行拘禁。在厄斯奇舍爾(Eskisher)有一小隊英國軍隊，也突遭安哥拉軍隊的攻打，損失了很多。其餘在安那托里阿境內的協約國軍隊也被凱末爾驅逐出境。這是違犯國際公法的；但凱末爾懂得怎樣對付國際公法：只有強硬強去，是最有力的公法。

這樣地對付了後，凱末爾立刻以非常的手段，召集了國民議會。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在安哥拉的一個回教寺裏，盛大的莊嚴的第一次國民議會開幕了。

就在這議會裏，議定了根本的組織法二十三條，作爲新土耳其國民政府的基礎。以國民公約爲準則，又建立了許多財政及行政方面的改造方案。

奮鬥了多年的凱末爾，至此就被選爲新興土耳其的第一任元首。而新土耳其共和國亦於焉宣告成立。馬上發出了如下的宣言，正式和君士坦丁堡政府決裂：

『土耳其國王和他的政府，通款於外國，違反民意，把土耳其的獨立和生存完全毀壞了，因此之故，我們決不承認其存在！』

在這樣的宣言之下，君士坦丁堡的政府就奏了它的葬曲。事實上，君士坦丁堡政府雖曾產生了新議會，但因國民黨員都已跑開，所餘的仍舊是些舊的腐敗的東西——實在已無存在的必要了。

同時，這宣告不但爲舊政府奏了葬曲，同時也爲新政府吹了新生的號角。從此安哥拉有了代表民意，裁決大政的機關，無數呻吟於百數年來專制虐政之

下的小亞細亞的民衆，便都響應起來，歸到爲大多數利益而奮鬥的國民黨治下來了。

這次國民議會的成立，是土耳其復活的一個樞機。故不能不詳細的說一說。現在把該議會中所建立的二十三條根本組織法的内容，大概的介紹一下。

這根本組織法，規定土耳其國家的主權，絕對地屬於國民，是無保留和無條件的。以安哥拉的國民議會爲國民唯一真正的代表，舉凡一切改革和廢止，締結條約，以及保護祖國種種重大事件之計議，都歸國民議會主持。以前在君士坦丁堡政府時，由皇帝與上下二院分有的行政權和立法權，也改歸安哥拉國民議會所有。總之是：把一切政權都集於國民議會一身，所以稱爲國民議會政府。

這一種整個地規定政權的政治組織，是現代民主政治中最新式的一種。因爲其他民主國大都是三權分立，雖也互相聯繫，但也到底互相牽制。所以，凱

末爾主張國民主權的行使，須以國民直接決定的原則爲根據，故產生國民議會這最高的機關，也即是國民所直接組成的機關。這樣，由國民議會發施一切號令，直截而敏捷。

至於國民議會的議員，則由國民用普通選舉選出；從議員再選出政府之最高行政人員，而由議員負其全責。土耳其還未正式成爲民主國時，行政領袖是「人民委員會委員長」，這委員長由國民議會的議長委任。

國民議會的議長是最高元首。現在這元首就是凱末爾。

安哥拉的國民議會既於四月二十三日開成，新土耳其誕生的光芒就像天空中射出了第一支金箭。舊的奧特曼帝國是垂近潰滅了。但那些協約國，卻並不和新政府來交往，因爲他們知道同新政府交往沒有利益可得。他們只是抱住了君士坦丁堡的舊政府不放，突然在新舊交替聲中發梗，產生了所謂色維爾條約。

這色維爾條約，是協約國方面在巴黎商妥的對土條約。

這條約一共十三章：第一章是國際聯盟約章；第二章是分割土耳其許多土地；第三章剝奪土耳其政權；第四章保護少數民族；第五章限制土耳其軍備；第六章要土耳其釋放戰時所獲俘虜及保護陣亡將士的墳墓；第七章懲罰條款，懲罰土耳其其在大戰中的過錯；第八章限期叫土耳其支付賠款；第九章將協約國於大戰前在土耳其所有一切經濟上的特權完全恢復，成立割讓原則；第十章述明協約國在土耳其其境內自由航行空中的條款；第十一章剝奪土耳其許多交通權利；第十二章勞動公約；第十三章各項雜款。

這十三章的規定是如何苛酷！土耳其如果接受這條約，便是亡國的初步了。這條約如果實行起來，土耳其便只能賸君士坦丁堡及其他一點點地方，而一切主權也隨之完全喪盡。把橫跨歐、亞、非三大陸的偉大帝國，縮成貓額似的一點點，而且還要受壓制。這樣屈辱的條約，誰肯承認呢？

凱末爾從安哥拉政府迭次向君士坦丁堡發出警告，不許簽訂這樣喪權辱國的條約。一面復接連向外宣言，說安哥拉政府方是土耳其唯一的政府，如君士坦丁堡有將該條約簽字等情，該項簽字是終歸無效的。

但安哥拉政府雖然如此聲明，協約國的主要國英吉利卻決不肯錯過他吞食肥肉的權利的。所以，那色維爾條約終於在五月十一日正式提交君士坦丁堡政府，強迫簽字。庸弱的君士坦丁堡政府簽又不好，不簽又不成，兩邊為難，無法可想；接連着日夜開會議，依然不能解決。可是大英帝國是不容你有所遲疑的。一步一步的緊迫着。結果，君士坦丁堡政府便只得簽了字。

『呵呵，從此，尷尬的土耳其問題總算告了段落了。』

列強都高興地想，以為從此這一塊肥肉總算到了口嚙下去了，可是，正當他們高興的辰光，從小亞細亞的草原中，突然發出山崩似的凱末爾的叫聲：

『我們，無論如何，對於這不名譽的奴隸屈辱條約，拒絕簽字。寧可排起

陣勢來，爲了防衛祖國國境，用血來染我們的指揮刀！

「君士坦丁堡政府的簽字，是賣國行爲，所以絕對不能承認。」

凱末爾喊出了這樣的反對聲浪後，立刻整頓軍備，準備廝殺。

凱末爾這樣一來，君士坦丁堡政府既沒有辦法，英帝國主義也弄得無從措手了。眼見得，安哥拉政府不撲滅，色維爾條約是無從實行起的。於是英國，便暗暗慫恿了土耳其的近鄰希臘，叫他們出兵。

希臘看到有大英帝國做靠山，有海軍幫助，那積蓄已非一日的野心自然蠢蠢欲動了。

爲什麼在這土耳其危亡之秋，別的国家都不動，獨獨希臘拔刀而出呢？這也有其淵源的。因爲希臘雖是土耳其的近鄰，卻是土耳其的世仇。他時時在想吞噬土耳其的土地。只要有機會，他是無往而不可出兵的。一方面又看到凱末爾的國民政府已經草創成功，知道如果延長下去，國民政府的羽翼長成，那時

再要向土耳其爭奪，可就難了。所以，不得不早早發動，希望乘其不備而襲之。

可是在事實上，凱末爾的國民政府早已迅速地成長了。而又以其敏捷穩當的手段，把和其他國家的關係都弄妥貼了。一九二一年，和新俄締結條約，收回了已失的權利，得到實力的幫助；同時又同法意二國成立諒解，撤去了駐在土耳其的軍隊。這些國家都已無問題，所餘者就祇英吉利及希臘了。

希臘軍的發動，一半雖是希臘自身企圖攫奪土耳其，一半卻是受了英國的慫恿。英國原是刻刻在忌憚土耳其的，在先是在君士坦丁堡虐迫國民黨黨員；在後就是把色維爾條約強迫土耳其簽字，這張賣身契簽訂成功，英國就算是達到了目的；他千不料萬不料在小亞細亞會有個凱末爾悍然起來反對的。凱末爾的反對，不唯使那賣身文契不能簽訂成功，一面也使英國知道他的國民政府是在如何迅速的形勢下成立，發展，將取君士坦丁堡政府而代之，要向列強強

硬地說話了。這在英國看來，是如何可怕的情形！於是，不得不想法子利用希臘出來，向安哥拉政府挑戰。

這樣，甘冒大不韙的希臘軍就出發了。希臘全國實行了總動員。希臘皇帝還親自出馬，聲勢浩蕩地率領八萬雄師向小亞細亞進攻。同時，英國的海軍也集合於博司福魯海峽，替希臘助威。

時間是六月的秋天。

希臘軍分三部進攻：第一部由百利克司里前進，第二部由馬爾摩拉海峽上岸到木達尼亞，第三部以凱末爾的故鄉薩羅尼加為根據，向東部烏沙克而去。

土耳其軍最先開始接觸的是第一和第三部。第一部雖也曾受到猛烈的反抗，終於達到了馬爾摩拉海峽。第三部則在司米爾那以東一百英里之處，和土軍衝突。但結果安哥拉國民軍因訓練未充，器械不足之故，受了挫折，被希臘軍驅到馬沙克以外的地方去。

由馬爾摩拉海峽上岸的第二部希臘軍也同國民軍相繼衝突，但因希臘軍有英國海軍的幫助，國民軍也被擊退了。到七月裏，重鎮布魯撒（Broussa）被攻下，希臘軍既得布魯撒，自然聲勢更張，便更渡海而西，和駐在東色雷司（Thrace）的凱末爾的部將對敵了，激戰五日之久，土耳其軍大敗，於是希臘軍就到了阿得利阿那堡（Adrianople）。布魯撒和阿得利阿那堡，都是土耳其的名城，希臘在一月中都佔領了，自然非常高興。但實際上對於深居安哥拉的凱末爾還沒什麼大影響。

一九二〇年冬，希臘軍企圖深入小亞細亞，再向前進。可是這回卻不能像以前一樣容易深入了。當時土耳其國民軍同亞美尼亞交戰已畢，得到勝利，訂了條約，收回許多失地；——聲勢大振。現在看到希臘軍竟爾深入，自然集全力而抵抗。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厄司啓瑟耳附近一戰，希臘軍大敗；若不是英國乘勢起來發起「倫敦會議」，希臘軍是難保其以前所得許多地盤的。

英國看到希臘軍敗，着急起來，爲防護希臘計，會同法、意、日各國發起「倫敦會議」，招了希土兩國代表，把色維爾條約修改了一點，勸兩方息爭。但土耳其的代表是國民黨員，他根據了國民公約的精神，堅持要求把色維爾條約全體修改一通；這那裏能夠？倫敦會議便無結果而散。

倫敦會議沒有結果，希臘軍便重振旗鼓，大舉進攻。於是發生了前此未有的惡戰。當時土耳其國民軍因被以前不平等條約所限制，沒有了海軍，不能從沿海一帶攻擊希軍，只得在小亞細亞陸地作戰。但希臘有英軍不斷的幫助，來勢很猛，七月間，居然以阿飛溫一役，包圍土軍左翼，一戰而使土軍潰散，退七十多里，希臘軍便得了阿飛溫、卡刺喜薩、厄司啓瑟耳、珂達希阿等地。而且更加深入，像潮水般的浩浩蕩蕩，迫到薩加里亞河畔了。這薩加里亞河，距離安哥拉國民政府僅僅四十英里！

國勢弄到這步田地，凱末爾非常憤激，自己執起指揮刀來了。可是勢如破

竹的希臘軍卻終是死命的一步緊迫一步。凱末爾的眉宇間，加濃了決死之色。兩萬精悍的土耳其騎兵便風馳電掣地奔向前線去了。

凱末爾不敢錯過機會，立刻來親自指揮。希臘軍看到這二萬虎狼般的騎兵，原也有點驚懼。但因為是憑着戰勝餘威，總算還能相持得住。到八月裏，希臘軍以安哥拉爲最後目標，渡過薩加里亞河，想照上次一般包圍國民軍左翼。不料國民軍早已改變了戰略，在安哥拉西南處造成另一種戰線了。希臘軍撲了一個空。

這樣堅持了二十多天，到九月初頭，凱末爾使率師反攻了。在猛力進擊之下，把希臘軍的總司令部包圍起來。希臘軍大敗，有好許多將校兵士被虜，狼狽後退，直退到厄司啓瑟耳始止。

國民軍一度得到了大勝利。十月裏，協約國方面又出來調解，舉行「巴黎會議」，到一九二二年三月，把提案送給希土雙方，要求停戰；但希臘軍雖遭

挫敗，還不肯撤退軍隊，而安哥拉政府則非立即撤兵不可，於是和解依舊不成，只好仍舊以兵戎相見。

其實自一九二二年春間，希臘軍早已精疲力竭了。四月間巴黎會議沒有結果，雖然還是堅持着陣線，可是時日一久，到底也不成了。土耳其國民軍看破希臘軍已無久持之力，遂積極地實行反攻。過七月末，到八月，凱末爾突然進攻，希臘軍敗退，奪回了阿飛溫。這樣，希臘軍的鋒頭便完全喪盡，而瀕危的土耳其，卻由凱末爾以死力救了轉來。

但，經過這樣劇烈的戰鬪，凱末爾的軍隊也到底疲乏了。凱末爾的軍隊原並不多，抵不得希臘軍的一半，所以在鬪爭的時候，每個國民軍幾乎要化兩倍以上的力量。因此，疲勞了的軍士都已急待休息，幾將跌倒；然而凱末爾卻又發出了獅子吼：

『起來！軍士們！追擊！起來！』

被他一喊，就像加了油一樣，軍士們又重新鼓起勇氣來了。凱末爾分兵兩路，努力追擊，結果在旬日之間，勢如破竹，西北全部底定。希臘軍抱頭鼠竄，連連挫敗，直退到最先的司米爾那。到後來終於連司米爾那也守不住，只得請諸協約國出來懇求凱末爾，容其撤兵；當希臘的一些殘餘之兵退出司米爾那的時候，司米爾那忽起大火，延燒開去，達地數英里，燒的時間也有一星期之久，損失極鉅，真是災患頻仍的年頭了。

據說，那次是希臘軍故意縱放起來，以洩其戰敗之憤的。

第七章 土耳其共和國完成

——君士坦丁堡舊政府消滅——洛桑和約的大成功——遷都安哥拉——當選爲大總統

凱末爾既打败希臘軍，將已失的土地奪回，國民黨的聲勢便如火如荼，大盛起來了。土耳其的政治局面，也爲之大變。苛酷到極點的色維爾條約，因凱末爾軍的連戰連捷，在事實上也無形失效了。而君士坦丁堡的舊政府也不得不隨之消滅。

國家呢，依然是共和國；自身呢，居於大總統的地位。但國民都呼凱末爾爲「常勝者」，允許他以獨裁君主以上的獨裁權，想起來也決不是無理由的。

總之，凱末爾所率的民族主義運動，在最初，是絲毫沒有顛覆君士坦丁堡皇朝的念頭的。他們所想到的，只是想把大勢已去的政府，從外強的侵略之下救出，以免帝國主義之壓迫，而把土耳其的王室復活起來而已。一九一九年九月，在西發司開國民黨大會時，他就特別地表明了這意思。一九二〇年的國民公約，對於改革王制的事情，也一句還沒有提及。

可是以後二年之間，舊皇帝政府卻暴露了喊救命那樣的醜態來了。土耳其

主竟至被疑爲自己的叛逆者，依賴了外國的武力。而同時，以舊回教主的資格奉爲國王的國際主義，與國民主義者的不相容就很明顯了。爲着圖謀土耳其民族的獨立，就不得不揮着熱淚，斷絕了一切舊的情面，另外追求新的天地。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凱末爾終於下了決心，在國民議會的會場上發出他的大宣言。宣言是這樣的：

『主權應屬於國民，國民的意志是通過國會而發表的；所以，國會是代表主權的唯一機關。君士坦丁堡的舊帝政府，已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六日被聯軍完全控制之時起消滅了。』

這宣言作爲議程，在安哥拉議會，滿場一致通過了。其次，又通過了對於教主問題的議案：

『回教教主一職，仍由奧特曼王室世襲，綜計奧特曼王室自十三世紀建國以來，已歷七百年，易三十六代。自今以後，僅在宗教方面暫由奧特曼王室保

其主權，而在政治方面，則土耳其已完全成爲土耳其民衆的土耳其了。」

對於這，法國的外相，也致書給凱末爾，信中有這樣的話：

『君士坦丁堡政府的存在，已經，在無論怎樣的國民勢力之下卻支持不了，故可承認它已失去存在的意義。多數的國民，爲了保障自己的權利和安寧，不能不組織國民自己的政府。』

這樣，在安哥拉的凱末爾的國民政府，國內國外，都承認爲事實上的政府了。

此後經過數日，凱末爾把國王及其閣員，指斥爲勾結英國，賣國的叛逆者，並要把這事件，仿照希臘逮捕前政府主要人物定罪處罰的辦法，於十一月十六日議決了交付審判。國王卻不答應，連卸去自己的王位也拒絕了。可又恐怕有危險到身上來，便匍伏於英國官憲之前，求其保護。——土耳其王室的沒落，至此可謂已陷入千丈的深淵之中了。

然而安哥拉政府的勢力已不再是僻處一隅的小朝廷，它實在已有可以統治全土耳其的雄厚的力量了，實在大有說到那裏做到那裏的趨勢。於是，在十一月十七日的大清早，舊土耳其的國王，便不得不帶了十歲的王子和六個朝臣，從宮廷的小門走出，跳上汽車，疾馳到英國的海軍根據地，轉乘英艦馬拉亞號倉皇逃往外國去了。

看着國王捨棄了自己的土耳其的土地，而亡命到敵國國境裏去，土耳其的民衆也覺得他有點可憐。但是他們說：

『國王拋棄了自己的君主的特權，也就是承認國民議會的決議了。呵，從此以後，我們不能不把國王所遺給我們的國家，在人民的主權的基礎上漂亮地建築起來啊！』

這其間，一方面在協約國之中，「洛桑 (Lausanne) 會議」揭開了幕。正式開幕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到會的有英、法、意、美、日、俄、

士、希等國代表。凱末爾因爲自身須主持安哥拉政府，把土耳其總代表的職務，交付給一位又機敏，又會打算，卻是聾的頑固的軍人政治家依司美·巴夏去担任。

這位依司美代表，在開幕時，先就依據了國民公約的精神，正式宣稱道：

『土耳其要和列強處於同等的地位！』

接着，他又老實實向協約國要求了下列八項條件：

- 一、土國疆界應以國民公約爲根據；
- 二、希臘應付賠款給土國；
- 三、取消協約國一切對土條約；
- 四、改訂依司克境界；
- 五、修正敘利亞境界；
- 六、否認希臘在西色雷司的權力；

七、小亞細亞海岸外希臘治下的各島，應有完全自治權；

八、土耳其對財政、經濟、政治各項，保持完全獨立。

依司美代表挾着戰勝的餘威提出條約，而所提條約都是對於土耳其有非常利益的；不達目的不止，態度非常強硬。這因為在依司美背後站着的，是強硬，剛勁，有着鐵一般決心的凱末爾的緣故。

可是協約國諸公卻爲難了。他們拘泥於細小的利益和感情，他們不能容納土耳其政府這麼厲害的條約。

於是紛爭起來了。這其間，依司美數度回到安哥拉面請政府調令，凱末爾頻頻說不能讓步。這樣，雖然費了無數的唇舌，還是不能得到絲毫結果。英國看到會議情勢不佳，便又依照他的老調，命令地中海的艦隊仍舊開到君士坦丁堡；洛桑和會的表面上蒙上了一層暗雲。其後反反覆覆，糾紛更多，不但土耳其一國，其餘協約國自夥裏也發生起齟齬來了。結果，會議雖然開了三個月之

久，終於還是一個破裂。

和議決裂，依司美回到安哥拉，會同凱末爾再開國民議會，討論對付和約問題。會議終結，雖有一部分國民黨員根本反對和約，但大多數議員都頗有意轉圜，主張修改和約，在某種條件之下可再和協約國磋商。

直到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洛桑會議重新開幕。又經過了無數唇舌，無數次細商，土耳其政府因為事關近東整個和平關鍵，未便再行決裂，勉強在可能範圍內讓了一點步，訂成了和約。

在洛桑和約中，土耳其雖並不能如初時所預想的強硬到底，但大體說來，還是得了勝利的。亞細亞的一片廣大的土地雖是喪失了，埃及也完全跑掉了，但君士坦丁堡和小亞細亞，卻還完全保存着。而馬里亞以東的東色雷司，（Thrace），加里歷代的聖堂，原來不易把守的阿得里阿那堡，和兩個海峽的險要所在，卻都經收回來了，實際說起來，這已幾乎是奇蹟般的大成功了。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洛桑和約實行簽字。依司美簽過了字，回歸安哥拉時，公衆的歡迎是熱烈到極點。兵士和農民合成的羣集，蟻集於停車場，鐵路上，月台上；以至於列車的頂上，也差不多完全是人。一會兒依司美下車時，羣衆一個個要求握他的手，但事實上是不能實行的，只好觸觸他的肩，觸觸他的面孔，以爲滿足。有些婦人，感激得至於流淚。

八月二十三日，安哥拉國民議會批准洛桑和約，在和約批准的六星期內，十月二日，協約國各國的軍隊如約從君士坦丁堡撤退。六日，土耳其國民軍開進舊首都君士坦丁堡。這君士坦丁堡，自一九二〇年被聯軍控制後，迄今已經四月了。現在一旦光復，這是何等可慶賀的事！因此，在國民軍入城以後，馬上舉行一個大規模的慶祝會，軍民人等，一律參加，歡欣鼓舞，盛況無以復加。

凱末爾的高興自然也無庸說得的。眼看國內外一切糾紛都已次第安堵平

靜，照例，勞苦了多時的凱末爾不能不閉着眼躺在椅子上休息一下了。可是凱末爾卻不然。他在國民會議中曾作過一段長的演說。大意謂：

『我們這一次成功，自然已爲未來的進步開闢了一個新途徑。但切不可以此自滿。我國今後進行的方針，應該以抵抗列強的侵略爲第一要着；現在最宜注意的地方，就在怎樣保持我們國家的獨立與安全，如有破壞我們內部安寧的，就是仇敵，全國人民應該羣起而攻之。如果有侵犯我國神聖的主權的，也是仇敵，我們的軍士也應舉干戈來對付他。所以我們以後應該努力的，是加厚我們的實力。所謂世界和平，三歲小孩都知道只是幻想而已。自然我們也決不存心挑釁，假使列強不向我們侵略，我們也始終以互尊互愛的態度對待列強的。』

從他這演說裏，可看出凱末爾是如何地繼續努力，不因小就而貪安逸。他雖然已經安坐在君士坦丁堡，但他卻刻刻在計畫新政府的進行方針。

第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今後國民政府的國都應該奠定在安哥拉呢？還是照舊在君士坦丁堡？

事實上，君士坦丁堡居博司福魯海峽西岸，扼地中海和黑海中的咽喉，是歐亞兩洲交通的總樞紐，地勢是非常險要的。況且君士坦丁堡之爲首都已經千五百多年，歷史悠久；迄近幾世紀，尤顯重要，一切近東爭執，莫不集矢於此。現在土耳其既已統一，新政府告成，君士坦丁堡已完全脫出外強的羈絆，再把它作爲國都，也是理所當然。

對此問題，凱末爾是詳細考慮過來的。集約了各方面的利害得失，以求選擇。但一時竟不能與以決斷。直到十月十三日安哥拉開國民議會時，經過了深長的討論，才決定了把國都遷到安哥拉去。

安哥拉雖然是新土耳其發祥之地，但地位是在小亞細亞的山野裏，草原的中心，而且是在農業經濟狀況中，要使它成爲一個近代的工商都會，實在還遠

得很，那麼凱末爾爲什麼一定要選這個地方來做國都呢？這其間有三個大原因：

第一，凱末爾曰君士坦丁堡是個有悠久歷史的名城，但也因爲有悠久的歷史，所以一切因襲腐敗的舊勢力，也特別來得堅固，執政的專橫，官吏的貪污，人民的游惰成性，社會風氣的頹廢……等等，均已牢不可拔，一時不易改革，設若繼爲新都，對於新治上必有所阻礙。安哥拉是新土耳其發祥之地，一切都有新的氣象，兩相比較，自顯懸殊。雖然還只在農業經濟時期，但只要有心謀發達之計，自也不難漸漸進步起來的。與其爲舊的惡勢力所埋沒，何如在新的荒地上建造起來，爲整個土耳其改造計，自然安哥拉比君士坦丁堡差勝。

第二，以君士坦丁堡爲京都，在幅員廣大的強盛時期是適中的；但現在土耳其已經四分五裂減削不少，面積沒有以前的大了，非洲領土喪失，歐洲領土零落，其餘亞洲有許多異民族也相繼離叛，君士坦丁堡已與邊界相鄰，當

然及不到深居小亞細亞中心的安哥拉來得適中。

第三，君士坦丁堡瀕海，在先前海峽未開放時確是結轂要道。但目前海峽地帶均已變成解除軍備區域，地點雖然依舊重要，但形勢已大非昔比，在各國軍艦自由出入的情形之下，倘使一日有變，那麼國都就馬上又要變為人家俎上之肉了。為安全起見，也決不及小亞細亞的安哥拉。

為了這種種理由，凱末爾是決定了把國都建立到安哥拉去。而這議案，即刻在國民議會中通過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的國民議會，決定了國都問題，同時也決定了國體問題。這國體問題是極重要的。

奧特曼帝國是倒掉了。國民主權的原則是決定了。但以後用那一種政治組織呢？用純粹的共和制度呢？還是俄羅斯式的蘇維埃制度呢？還是意大利那樣法西斯制度呢？

概自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土皇出走，君士坦丁堡舊政治完全終結了以後，在法制上是安哥拉的國民議會政府總攬大權的。而國民黨領袖的凱末爾身為議長，實際上又是內閣的主宰，把握立法行政兩機關於一己之手，簡直是個「迪克推多」，極有帝制自為的可能性。當時的人們，對於土耳其的問題都很懷疑，以為凱末爾或要採取帝制之一途的。

可是身當其境的凱末爾，卻意外地並不那麼樣想。在一次受奧大利的新聞記者訪問時，他輕易地說：

「現在，我們爲了議會政府是那樣無意味的名目，而堂堂地自稱土耳其共和國政府了，也是未可知的。」

這一場談話，當時傳播至國內外。於是土耳其國民黨裏便鬧得飛翻盈天了；國民議會裏，對於這個問題，喧嚷地起了猛烈的反對論調，議會中的形勢遂愈形不穩了。

但凱末爾卻雄赳赳地在議會場上立起來，堅決地向大眾說：

『土耳其是絕對有建立共和國的必要！』

這像雷鳴一般的吼聲，議場中的喧嚷聲遂馬上停止了。他們是感到了凱末爾的鐵的意志。竟立刻任命凱末爾為憲法改正委員，逐項精細地研究了一下。結果，到底完成了土耳其共和憲法。第一條規定着：

『土耳其國是共和國。』

而在憲法的最後還特別加上了一句：

『有欲變更這憲法第一條或予以修改的提案，一概不得受理。』

憲法通過，就開始舉行選舉。我們的凱末爾終以一百九十六票的絕對多數，當選為土耳其共和國的第一任大總統了。

十月三十日，土耳其共和國的宣言發表了。發表時那種異常的衝動和亢奮，實在無法可以形容。

「共和國萬歲！」

「凱末爾萬歲！」

這樣的喊着。曾爲皇帝與回教教主所支配的土耳其，誰想得到竟會有這種「共和國萬歲」的呼聲呢？狂喜的土耳其民衆，都執了旗子爬到屋頂上，舉行大大的慶祝。發了數百響的祝嘯，轟轟地震響着天地，爲新生的共和國和凱末爾的前途祝福着！

第八章 凱末爾的興廢改革

——廢止回教教主——頒布土耳其新憲法——改革社會習俗——解放婦女——創造新文字

土耳其共和國既已立，凱末爾高坐在大總統的寶座上，說：

『呵，從今以後可以做點事業了。』

第一着是改革，第二着便是建設。

凱末爾斷然而行的改革，其最震驚全世界的，便是政教分離政策，這，也就是凱末爾的宗教革命。

土耳其立國的基礎，是一向建築在所謂汎回教主義——世界回教徒大同盟——之上的。建國以來，一向是所謂「蘇丹政治」，蘇丹一方面是執土耳其全權的奧特曼皇帝，一方面又是全世界回教徒的教主，被全世界的回教徒尊崇得像活神仙一樣。直到二十世紀初頭為止，土耳其不但沒有脫離過君主的獨裁政治，也沒有脫離過教會的專斷政治。這在有了進步思想的新政府中人看來，自然是一種可怕的傳統政策，不能不斷然給予改革了的。

凱末爾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國民議會裏議決了廢止君士坦丁堡的土皇政府，當時因感土耳其宗教勢力的黑暗，覺得不能不用一種權宜之計，所以另外

議決了仍舊保留回教教主一職，由奧特曼王室沿襲下去。但奧特曼王室統治土耳其政治，並統治回教世界以來，已經好幾世紀，回教徒對於蘇丹大概都很有感情，看見凱末爾廢去蘇丹政治，當時自然非常遺憾，漸漸生出反響來，顯露了不穩之勢。在土耳其國內的回教徒，因為礙於國民黨的勢力，不敢公然反對，可是在國外卻起了很大的風潮。印度的回教徒，對安哥拉政府這種手段，更大表不滿，向回教世界宣言，指斥安哥拉政府的處置不合法。並且還致書於新土耳其的內閣總理艾司美——即出席洛桑和議的安哥拉代表——，說安哥拉政府把回教教主驅逐於政治生活之外，將給全世界的回教徒以不良影響，是大堪憂慮的事，應該立刻改變主張才好。這種種，當時在世界的報紙上普遍地喧傳着，其勢洶洶，土耳其國內外的回教徒也大都為其所鼓動，現出了紛擾的形勢來。

可是安哥拉政府是怎樣的態度呢？

老實說，土耳其既已成爲民主共和國，那種一教專制的制度不消說是應該反對的。凱末爾本已視教主爲贅疣，所以把政教分離，而依舊保留回教教主一職，實在已是極通融的辦法了，現在看到回教徒竟鬧將起來，反動勢力漸漸擡頭，那麼爲新政體的安全計，他又不能不斷然採取進一步的處置辦法了。

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安哥拉政府又舉行國民議會，凱末爾臨場演說一番，聲述回教教主的存在，也未必爲回教的經典所承認。回教教主，如果長此存在，將來一定要阻礙民主政治的發達，阻礙土耳其文化的進步的。爲了統一思想，剷除積弊，保障民主政治前途的安全起見，我們不能不加以廢止云云。

廢止！這種斬釘截鐵的手段，恐怕只有凱末爾一人使用得出吧。當時的回教徒聽到了這樣的話，是非驚駭得屁滾尿流不可的。國民議會爲鄭重計，關於這事，經過了三天之久的討論。

然而討論的結果，終於是廢止。

由國民議會當場通告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回教教主，請他在十天之內攜同他的家族離開土耳其國境，——將他驅逐出去！

教主所住的華麗的宮殿，由政府沒收，歸爲國有。他的私有財產則限於一年內派代表清理。一向設立在君士坦丁堡的回教司鐸，也連帶取消。安哥拉政府內閣中爲處理宗教問題而特別設立的宗教部，也同時廢止——因爲教主既已廢黜，宗教便毫無問題，自然再無存在的必要了，祇另外召集中央或地方的回教會議以爲管理的臨時機關。

像一陣狂風掃散了烏雲一般，把有着數百年歷史的束縛思想的傳統政策，盡數蕩滌，而一向尊貴慣了的所謂回教，也立刻成爲世俗化的平凡的東西了。盤據了整個土耳其的兩大權威，皇帝和教主，現在統統失去了存在。

這若不是凱末爾有正確的見解，強固的決心，斷然的手段，曷克臻此？

皇帝、教會的勢力既已打倒，土耳其的政府已建立在新的基礎之上了，那

廢國家使用的曆法，自然也得變革。於是凱末爾把回教曆取消，改用了所謂異教徒的西曆。

一九二四年三月裏廢止回教教主，改用新的曆法。而同年四月，又頒布了土耳其新憲法，在這新憲法中，也有一番新的改革和規定。

土耳其的憲法歷史，一共有四個過程：第一次是一八七六年，土皇哈密二世，頒布過一次憲法，但那憲法不但是「御製式」的，而且頒布後不久即無形廢去。第二次是哈密二世爲一般時勢所迫——即少年土耳其黨革命的時候——，勉強把它拖出來以緩和一時空氣的，當時這沉寂三十多年的憲政，又忽然地時髦起來了；但那次的憲法仍是老的憲法，沒有重新訂過，結果雖經頒布了，但一點效力也沒有。直到一九二〇年凱末爾在安哥拉召集國民議會，在國民議會裏議定了所謂根本組織法，這才給了土耳其的憲政以一些改革，雖然這根本組織法沒有蒙着憲法之名，實際上卻很有憲法的實用。根本組織法，在沒有頒布

這次土耳其新憲法之前，安哥拉政府的一切建設程序，都是賴它爲根據的。這是土耳其的第三次頒布憲法。其第四次，便是這回頒布的土耳其新憲法了。

這新憲法，是把根本組織法爲藍本，修改下來的。經過修改，自然比根本組織法格外詳盡，更加圓滿了。

在這新憲法裏，規定着：解散議會和舉行新選舉的權，完全歸於議會自身，總統由議員中互選，任期和議員的任期相同，對於議會的否決權極小。普通由議會法定手續通過的議案，總統在十日之內公布之。只是關於基本法規、法律、預算案等，則總統有咨送議會覆決之權，但也須聲明咨請覆議的理由，不能隨便。議會既將這些議案重行通過，總統就非公布施行不可。從以上這些條例看起來，最大的力量還是議會本身，總統個人的權限是極小的，這，就是新憲法和舊憲法絕然不同的地方。

其次，對於選舉方面，也有新的規定。一九〇八年的舊憲法上，是載明每

五萬個男子中選出議員一名，現在新憲法則改爲每二萬男子中選出議員一名，這是因爲異民族離叛者多，人口比前減少之故。又，舊憲法載明男子須二十一歲以上方有選舉權，新憲法改低爲十八歲；被選舉的人的年齡則改爲三十。其餘，新憲法又新定了幾點很特異的條例，例如現任官吏要先辭法官職才有被選資格；軍官在駐轄境內時沒有被選舉權；不識土耳其文字的也沒有被選舉資格；……等等都定得很嚴格，很鄭重。

與政府和人民最有關係的憲法和曆法，既經先後訂定，凱末爾便更進一步去做較小範圍的改革。小範圍的改革，實在太多，現在將較著名而且有味道的幾件寫在下面：

他最着重於社會風俗的改革。

普通人戴的帽子，我們知道有兩種：一種叫便帽，一種叫禮帽。前者在英文裏叫 Cap，是平常隨便戴的，後者在英文裏叫 Hat，是比較尊重，嚴肅，出

門或赴會的時候戴的。形式雖各有無數種，類別卻只此兩樣。但土耳其卻有一種很特別的帽子，叫作赤帽，英語叫做 Fes。

這是舊土耳其通國流行的帽子。是用一種紅的氈做成，綴着流蘇，像平底的鍋子一樣。這從美術的眼光看起來是很有趣的：面容微黑帶光的土耳其人，戴上這樣一頂帽子，實在很有一種特別的風格。因此，這種土耳其帽在世界各國很出過風頭，有些好奇的別國人還做效了帶起來。可是，在革命後的新土耳其國內，這種帽子卻突然絕了跡。

爲什麼來？這也是凱末爾作的怪。

在某次演說裏，凱末爾忽然主張民衆換一種有邊的帽子戴。可是，回教的可蘭經上說過：

『有邊和有尾巴的帽子，在祈禱的時候，頭不能磕到神殿上去。戴了那樣的東西，對於神簡直是一個大不敬！』

回教徒的土耳其人民當然不能聽從。但凱末爾說：

『我們應該和國際文明同化，在外表也要充分地顯露出我們的精神。我們應該穿西裝，我們應該戴西洋人一樣的帽子。』

過後，他就下令全國人民，說以後一律不准再戴 *Fez*。

土耳其的人民是頑固的。而且大總統這命令也太過於瑣碎，因而引起了許多反對的聲浪。在歐洲稍遠的東部幾省，反對得很厲害。但凱末爾是說做就做，沒有可以挽回的，看有反動，他派了軍隊用武力去彈壓。並且強迫實行，說：『如有再戴土耳其帽者，一概槍殺無赦！』這樣槍斃了許多人後，人民才不敢再有反對，伏伏帖帖地變換了他們的帽子！

爲了一頂帽子，何必如此大驚小怪呢？不明白凱末爾的人，或者要以爲也簡直無理取鬧，專制殘虐了。但凱末爾也有其獨到的意思的，他是想借此給多年來的傳統翻一個身。

名聞全世界的 Fez 帽，現在是不易看見的了——已經成了歷史博物館裏的陳列品。在現在新土耳其的民衆頭上戴的，大都是由歐美輸入的那種打鳥式學生帽了。就是海軍軍官和警官的制帽，也變成了前面伸出一片舌頭的帽子。歡喜得美國的帽子商說道：

『好極了！再好也沒有！』

跟着帽子而革新了的，是土耳其婦女的面幕。

舊土耳其的「後房」，是世界名物之一。紳士們，依回教的教義，是一夫多妻制的，把許多的女人深鎖在「後房」的帳幃裏，不許她們走到外面去。女子的臉給男人看見，算是一種極大的罪惡，若不是戴上一層面幕，絕對不許出去與男人會見。土耳其普通的民家門前都有一個小方洞，那就是便於往來客之前，先看一看是男是女，如果是男的呢，屋裏的女兒便須躲避或者準備面紗。在車裏，遊戲場裏，無論什麼公共地方，男女都須分座，尤其不許婦女同

陌生男子談話。這一種舊禮教，一直沿行着，把土耳其男女間隔了一條極大的鴻溝。直到凱末爾手裏才改革了，給土耳其婦女放了一道光明。

爲了這項改革，凱末爾曾特別舉行了一次宴會，開始招待婦女界，並給以懇切的解說。以後安哥拉政府又以法律許可婦人夜間外出。解除了一向爲警律所禁止的夫婦同遊，也廢撤了電車以及其他場所的男女分席。如果凱末爾在街上遇見了罩面幕的婦女，他便誠懇的對她說：『你那麼一頭美髮，罩了起來不是很可惜麼？』至此，婦人們也自然而然的解放起來了，這婦人解放運動，博得了全國的喝采。在安哥拉的大街上，後來居然也發現了巴黎時裝的女人了。

但凱末爾還是不斷地進行着他的種種改革。

社會風俗習慣的改革，凱末爾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着。一方面，在教育方面的改革也非常注意。

回教教主雖已廢除，但回教在土耳其的基礎還是根深蒂固的，土耳其一般

的教育，幾乎都是回教主義的教育。迷信，盲從，許多民衆只是停留在某一階段裏，不能有思想上的進步。凱末爾是主張接受歐西教育的，對於那種麻痺民衆思想的回教主義式教育當然決不能容許其存在和蔓延。

他立刻廢止修道院，封閉了宗教學校。

『這些原是違背回教的根本教理的！』他說：『在創教祖穆罕默德的遺訓裏，回教天國（Islam）中不許有僧院的生活。我們的宗教改革，應該肇基於創教祖的遺訓，應該破除迷信！』

他這話，也不僅是作爲遁辭而說的。凱末爾所盡心努力的，是宗教迷信的打破，未必就是回教主義本身。依普通風俗，當新婚之際，爲了舉行宗教上的儀式，新郎要伴新婦到回教寺院裏去。但那個時候，成行地待着在門口的回教僧徒，爲了依從來的慣例，要把手伸出來給新郎新婦接吻。而凱末爾卻奮然說道：

『我們所以來，是爲了要受惠於人，卻不是爲了要接吻僧侶的手！』於是這樣的舊習慣又破除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因了凱末爾的鐵腕，橫行好久的回教主義是被打倒在塵土之上了。繼之勃然興起的，是新的土耳其的民族主義，國民主義的精神。

『波斯的臉向着東面，但新興土耳其的臉是向西的！』

這就是凱末爾的教育主張，——不僅是教育主張，是一切的主張！他要接受西方的教育，接受西方的文化。

與上面的主張相一貫，他把土耳其的文字也改革了。

土耳其的文字，本來是阿刺伯文字。這種字，有三十二個字母，而每個字母，在每一字的頭部，中間，或末尾，都各各有一種寫法，算起來幾乎等於九十六個字母。這樣難學的字母，在文化落後的土耳其，實在有種種不便。特別是拼寫土耳其語，更非常地不適當。文字之於國家，是命脈之所繫，對於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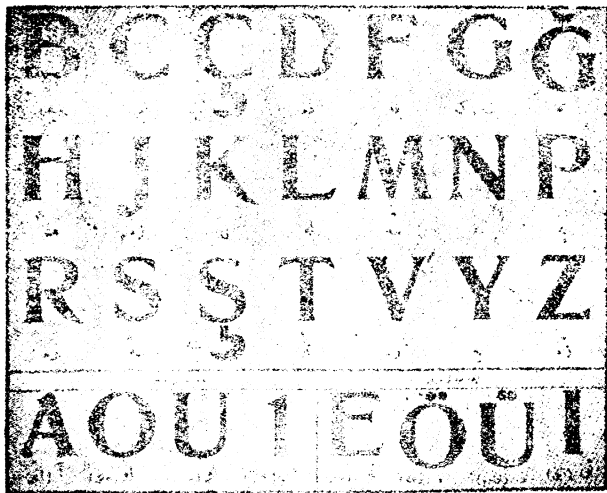
種種事業的進步，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尤其是在教育方面。

凱末爾目睹阿剌伯文字的艱深，有礙於土耳其的教育，當然不滿意，遂有改革的心思。

他說道：「土耳其人所以有十分之八的無知識文盲，主要的原由就爲了阿剌伯文字的艱學和難懂。」

這樣，便下令廢止阿剌伯字。凱末爾的英斷就是如此。但改革文字，是容易的，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廢了難文字之後，將以那一種新文字來代替呢？

凱末爾爲此特別組織了一個委員會，請許多專家會同討論。討論了六個月，卻沒有結果。於是，凱末爾只得自己挖空心思來創造，化了許多時日，想出了一套羅馬字的字母。這套羅馬字是這樣的（見下頁）：



新土耳其文字中所用之羅馬字母

新文字創造出來了。凱末爾

馬上雷厲風行地實施起來。他又下了命令，叫全國民衆一概學習這種羅馬字，全國機關一致使用這種羅馬字。並限定一切市招廣告等等，也都用這種新文字，如要用外國文字，只許佔全文至多三分之一。

從此，新的國家有了新的文字，舊的阿剌伯文字便絕了跡；至多，也只能留給歷史家們拿去當作古體文字的研究罷了。

第九章 凱末爾的建設

——創建新都市——教育——司法——農工商業——其他建設——

凱末爾，把首都從君士坦丁堡移到安哥拉，在上面已經說過。這麼一來，在當時，便有了很大的反響，幾乎是震動了全世界的。大家都詫異，不明白爲什麼緣故凱末爾要把首都從繁華的古都君士坦丁堡移到一片草原荒田的安哥拉去。可是他們不知道凱末爾也有其積極的主張。這在上面已經說過，茲不復贅。

這稱爲大草原的安哥拉，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地方呢？在上面雖然頻頻提起這名字，卻還不曾描述過。

新都安哥拉，連接着沙漠和草原，位於小亞細亞的深處。距離海邊約有數

百哩，在廣漠的平原的東北端，不過是山岳之中一個小都會罷了。小亞細亞這塊土地，在沿海北方十數哩的地帶，有鬱鬱蒼蒼的森林，有綠而深的溪谷，然而再走進到深處一點，就是山野，都蕭蕭條條，連一株樹木也沒有的乾巴巴的原野，綿綿幾十里的擴張着。

汽車開足了馬力喘着氣登那高原時，看左面看右面，都突峙着筋張骨立的山。在那山麓下連續着的，是像海洋的波浪一般起伏着的原野，僅僅足以聊慰旅情的，只是那些終年亂開着的種種花草；村落是稀少得不易看到的。而那些村落裏，大都是些用泥土做牆壁，草、瓦和木板做屋頂的粗糙的家屋。道路闊約六尺或六尺半。汽車在這荒涼的草原中行走，要十三個鐘頭才能到達新都安哥拉。

安哥拉原來是如是荒涼，如是冷落。簡直連鄉鎮也不如，只是荒原，那裏談得到稱爲都市！在凱末爾及其政府沒有遷進這大草原以前，安哥拉的街上，

人口不過只有三萬光景。在山的半腰裏，並排地立着瓦蓋的低的房屋，埋在曲曲折折的街道的兩旁。飼羊的外套屋，賣驢馬的鞍和鐵蹄的店，五金店，野菜舖，賣粗賤的柳條布和格子布的店：——這些，統是鄉下小市鎮的姿態。

然而凱末爾把首都移到安哥拉後，安哥拉就漸漸地變了樣了。「在這太陽光烈烈地輝耀着的大草原裏建立我們新興土耳其的殿堂！」他是這樣喊着。不怕是草原，不怕連鄉鎮都不如，只要能夠建設，什麼都可以成功的。

自然，在這小的鄉村上，突然把政府移過來，在初頭總感到困難。第一，可以充作市政應用的建築物就沒有。各個機關，起先都只是借了污穢的民房雜居着，而把握全共和國的主權的國民議會，最初也只是用赤瓦做屋頂，漆塗的極低的西式平房罷了。若不是屋頂上翻飛着新月的國旗，門口站着衛兵，那，無論誰見了，都要以為是一個不足瞻仰的畜牧場所吧。

可是新興土耳其的建設，卻正是從那簡陋的處所開始發展出來的。經凱末

爾創造後的首都安哥拉，是完全改變了樣子了。

現在，在那三面圍着山的山丘之上，創建了新的都市。在那裏建立了議會廳，建立了各機關的官廳。圖書館、病院、博物館、大旅館、百貨商場、製粉工場，都在一時之間建立了起來。八丈多寬的新道路，突破了古老的市街，縱橫地蜿蜒着。即使沒有風吹，汽車和馬車交相行過，也揚起濛濛的灰沙來。不論是路上的行人，有工作的勞苦工人，都是烈陽照面，滿身塵汗的走着，但也到處是佈滿着希望的青春之氣的臉孔。

安哥拉這個地方，在夏天，烈日無差別地照臨着秃山、野原、溪谷，……那酷烈的暑氣是可惱的。在冬天，則俄羅斯的寒風，又遠涉黑海而毫不留情地從正北方吹來。在這樣的地方建立首都的凱末爾，便把自來水、水道、電燈、住宅、瓦斯、軌道、以及衛生設備、瘴氣預防……等等事情，晝夜不息地急急的趕造了起來。

在山中有個名叫鈞鐘岩的地方，凱末爾造了一所白色的邸宅，算作他的住所。這鈞鐘岩很高，幾乎全安哥拉的人們都可仰望得見，在這裏，安哥拉的人們便都可仰見凱末爾，每天從住宅中走出，坐了汽車向政廳去辦公，——表露着豪爽的英姿。

『要使土耳其和列強的地位並列，那麼，在二十四小時內努力勞動，還嫌不足呢！』

在安哥拉人們耳朵邊響着的，是凱末爾這種鶴鳴一樣響亮的話。

在事實上，凱末爾自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改革和建設的毅力，也的確是任何人所不能及的。在上一章，已經敘述過，他以迅速而澈底的手段改革了許多社會上的小事業。——那些雖是小事，卻都是根深蒂固的舊習慣和舊風俗，但凱末爾竟完全給與剷除淨盡了，猶如快刀斬亂麻一樣。現在，不妨再把他在大事業上的建設，記下一篇總賬。

自一九二三年洛桑和約告成以後，對於新土耳其的建設，凱末爾曾具體的造了幾項計畫：一、編製預算，以防人不敷出；二、竭力節省濫費；三、以不借債主義為標準，但關於特別情形下的大工程的興建，為國力暫時不能負擔者當作別論；四、從速償清內外債；五、農產物稅率減至百分之十；六、改良警察，撲滅盜匪；七、振興教育；八、改良監獄。

這些計畫，到後來一年一年地實行了。尤其是第一條和第二條，因為國庫艱難，實行得格外嚴厲。凱末爾目睹財政前途的危機，竭力主張減少國家一切政費的預算。全國各機關預算一律減少百分之二十。就是官吏的薪金、辦公費等等，也一律減低。凱末爾的話一說出來，從國務總理以下的大小官吏職員，便都自動的減薪和取消辦公費了。凱末爾自己也以身作則，不坐公家的汽車，不隨使用國家一個小錢。這樣一來，自然上行下效，連民衆也忍痛犧牲起來了。到一九三二年六月，土耳其居然實行了一種很特別的新稅，由民衆把收

入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抽出來供給國家。

土耳其政府，每年隨時公布各種建設事業的新計畫。尤其是教育、司法、農工商業、鐵道、市政等項。現在分項略述之。

一 教育

凱末爾知道，教育是立國之本，當然非常給予注意。

土耳其的教育狀況，非常腐敗，既無效果，也沒系統。凱末爾掌國以後，馬上給全國教育通體籌算，通體整頓。

舊土耳其因爲一向屈伏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之下，連帶教育，也被侵略了。帝國主義對於弱小民族，對於被侵略國，其所用的侵略手段是無所不至的。政治的侵略，經濟的侵略，自然是他們所最努力的，而於文化侵略方面，也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而進行文化侵略最迅速最有效力的方法，便是教育。

善於侵略的帝國主義者，總是希望被侵略國的人民能夠被他同化。利用長

時期的教育方法，把許多人民都同化了，那麼以後的被侵略國，自然只成了個空虛的軀殼，掠奪它的土地、財產、以及一切，都可便便當當，不費什麼氣力了。這不是非常澈底的侵略方法麼？

舊土耳其的教育也是在重重壓迫和侵略之下。外人在土耳其，可以隨便設立學校，設立教堂。學校的一切行政、管理，課程的一切編制、教材，完全由外人自己職掌，不許土耳其政府去過問。法國人辦的學校，教的都是法文，英國人辦的學校，教的全是英文，意國人辦的學校，教的自然也全是意大利文。不管教了於學生有用沒用，只是拚命的教。而土耳其自己的土耳其文，卻竟不教，即使有那課程，時間也佔最少數，等於不教。結果，在那些學校裏出來的土耳其學生，連土耳其文字都不懂不識！

不但這樣，外國人的教育還特別注重宗教訓練，竭力防止學生的思想自由，結果，被教的土耳其學生便被麻醉，成爲平平凡凡毫無能力的順民！

凱末爾一執政，便以非常的手段收回了教育的主權。

在上一章裏也曾說到凱末爾的封閉宗教學校，而且準備接受歐西的教育。那麼爲什麼又反對西洋人在他國裏辦的學校呢？這，表面上看來似乎很矛盾。其實是很明白的。凱末爾所準備接受的歐西教育，是歐西教育的正當的智識和方法，並不是那種以文化侵略造成奴性的教育。

於是那些作爲侵略武器的教育就到了末路。凱末爾是主張反抗侵略，捍衛主權，解放思想，增進知識的，對於給外國人辦學校，當然不肯輕易放過。在一九二四年，安哥拉政府規定了管理全國學校的章程，編訂教材。並且把宗教課本和宗教儀式完全革除。這種條例公布後，當時除美國學校承認後，其餘法、意等國的學校都不答應；於是凱末爾又使用他慣用的辣手，把那些學校都封閉了。嗣後雖經各該國政府提出抗議，但凱末爾一仍其強硬的態度，說改革教育是國家的獨立主權，旁人無權隨意過問。結果意、法兩國也沒有辦法。

把舊的、惡劣的教育改革了之後，凱末爾便確定了他所主張的新教育的宗旨，他的宗旨可分四方面說：

第一，思想方面 主張完全革除一切宗教思想。新教育必須解放的、自由的，俾能培養出新式的、現代的土耳其國民。而又必須是能開發民族自決的和暴露帝國主義的罪惡的。

第二，學術方面 主張竭力吸收歐西受過科學洗禮的文化，使土耳其國民能享受理解，達到進一步「貢獻」的地步。

第三，技藝方面 主張注重工程、採礦、製造等各項。土耳其國民能個自給，一切所需，不求外人。

第四，師範教育方面 主張竭力振興。因現在的土耳其民衆，受教育者占極少數，俾師資充足，而土耳其民衆能更多地受到教育。

這四項不過舉其犖犖大者而已。其他細小的計畫尙多，如聘請外國學者、

專家，派遣留學生等等，也都一一見諸實行。

在這樣嚴密積極的教育實施之下，土耳其的文化水準自然是日漸提高了。據最近可靠的調查，土耳其民衆從一九二三年（即共和國成立之年）起到一九三三年之間，受小學教育的人數自三十萬增至五十六萬；受中學大學教育的自一萬增至四萬九千；其發達的速度是如何地驚人！一向封鎖在閹閹裏的婦女，也都有了受教育的機會，而且發達的程度也不亞於男子；在十年中間，竟增至五倍之多。

二 司法

革命前的土耳其，一半因爲自己不中用，一半因爲帝國主義的侵略，飽嘗了領事裁判權的苦；法權之損失殆盡。土耳其原是實行「教法」的國家，其所用法律，不過是根據了可蘭經上的一些條文，沒有什麼新式法典的。其後雖也有過一些法典之類的編訂，卻是破碎不完備的東西。自己既沒有完善的法典，便

只得讓別國人代它修訂了。這樣，土耳其便一直俯仰於外國人的法權之下。

到凱末爾手裏，改良司法的事乃與整頓教育同時並舉。

新政府的司法改良從兩方面進行：

一、是籌草新式法典。一九二五年，土耳其編輯新式法典委員會在君士坦丁堡開會，即從事於原則上的改良和訂立。這委員會開了半年有餘，才訂立了三部整齊的法典：民法、刑法、商法。當由司法總長呈於內閣總理，旋即於國民議會中通過。這些法典，完全是從歐洲各國的已成法典中，揀環境、情勢與土耳其人生活狀況相似者編選而來，其後不過予以相當的增刪而已。其中民法是取法於瑞士，刑法取法於意大利，商法則取法於法蘭西。一向沐浴於回教法之下的土耳其，從此有了新的歐洲式的法典。

二、是對司法機關及人員而言。因為司法一向不脫宗教勢力，執行起來往往極不公允，故凱末爾主張籌設新式的法庭，而所有制度也一概模倣歐美各

國。法官必須學校出身，必須受過法政專門教育，不能隨便任用。酷刑賄賂，當然嚴厲禁止，而監獄之類，也亟予改良。

三 農工商業

安哥拉政府草創伊始，最感困難的便是國內經濟狀況的不佳。土耳其因為連年戰爭之故，國庫異常虧空，經濟為一切的本原，自然非努力開發不可。於是凱末爾便積極獎勵農工商業。

土耳其原是農業國家，但因為是老式的，所以產業狀況無一不落後。而大戰之後，土耳其的農田自然也受了很大的損傷。凱末爾對此乃特別注意。一九二三年，政府特以三百萬元的資本，幫助農民播植種子，購辦農具。一九二四年又在亞達那開農業博覽會，以示提倡；這博覽會完全以新式佈置，特駛專車接送往來參觀者，並備獎品，獎勵試用農業機器的有效者，首相依司美遊歷米爾那，又頻頻演說改進農業的重要。並設農民銀行，為農民謀福利。深謀遠

慮的凱末爾，自然也竭力表示國家始終不改獎勵農業的態度。這樣在上者提倡，在下者努力，土耳其的農業便又漸漸地欣欣向榮，發達起來了。一切農產品的產額也漸漸增加，而且還有進而爲近代農業國家的希望呢。

至於土耳其的工業，也原是極幼稚而漸漸進步起來的。共和國成立，土耳其還只是手工業時代。凱末爾深知在現代潮流中，非由手工業進步到機器工業不足以圖存，因此頗努力於新式企業的指導。他一面聲稱必須開發產業，一面主張不虐待勞工。

凱末爾主張將本國所出的原料一概由自己製成熟貨，用以自給，免得利權外溢。

於市政和道路方面，也特別注意。國都安哥拉，上面已經說過了，已經充分的給與改造，成爲一個工業化的都市；其他要都如司米爾那，以前爲希臘軍破毀殆盡的，也逐步的予以興造了，一九二五年，用本國資本建築的從安哥拉

到岳筋特的鐵路，開始通車。一九二六年國民議會又議決以三十萬土金建築從安哥拉到厄勒格利的鐵路。——一切路政，也在竭力興辦中。

凱末爾因感國內人才缺乏，便竭力想法到國外去聘請人才。在蘇俄，他聘請了好許多參與過五年計畫的專家。向德國，也聘請了好幾人。這些專家，都是博學多才，技術超羣的人，凱末爾誠懇的請他們來幫同建設。

到近年來，土耳其因為資本漸漸雄厚，工業方面的計畫也格外努力了。在一九三三年，凱末爾也做效着蘇聯，來了個「五年工業化計畫」。這五年計畫，也還是先前的目的：提高工業生產率，造成國民經濟自給自足狀態。其目標有五：

- 一、發展紡織工業——包含棉、毛、麻等三種，並籌建三大紡織廠。
- 二、發展採礦業——包含鐵、煤、銅、硫黃等礦。
- 三、發展纖維工業——包含紙、人造絲及人造象牙（即賽璐珞）等。

四、發展陶業——包含陶、瓷和玻璃等。

五、發展化學工業。

這五年計畫的經費是四千五百萬土耳其鎊。其中以二千萬鎊作為購辦外國機器原料用的。

這五年計畫，和蘇聯的五年計畫比較起來，自然還差得很遠，但也由此可見其努力的一斑了。

最後，要說到商業方面。在洛桑會議以前，土耳其商業狀況是慘淡得可憐的，因為被列強的各種條約和往例壓制着的原故。但在洛桑會議解除了無數不平等條約之後，就不同了，遂以非常可驚的程度向前發展着。

凱末爾極加惠本國商民，獎勵國際貿易，減低鐵路用費。促使民衆組織商民協會。一面又採用保護關稅政策，切實徵收外國貨的進口稅。據近頃統計，土耳其國際貿易的總額，在一年之間增加二千二百萬元。於此可見其發達的程

度了。

四 其他建設

上面已把主要的教育、司法以及農工商業的改革和建設說過了。自然，一國的事業，其重要的實在多得，決不止於上面的三種。現在再在這裏把比較次要的敘述幾點，其餘小的，便不備述了。

凱末爾對於國貨運動，也非常認真。在產業落後的國家，外貨充斥，利權外溢，唯一的抵制辦法是提倡國貨。凱末爾有鑒於此，於積極提倡工商業之外，一面鼓勵國人，採用國貨。他自己以下，政府中人，大家都服用國貨，作為提倡。凡事能由在上者以身作則，下面的人自然會響應起來，競相倣效的。所以，土耳其的國貨運動便熱鬧起來了。每年夏季，由政府主持在君士坦丁堡辦一大規模的國貨展覽會，年年舉行，從不間斷，而每當開會之期，大總統凱末爾也總親自出席一次，對參加者有所鼓勵。另外，全國各大埠又設立國

貨陳列銷售所，供人參觀，供人購買。

其餘，對於公共遊樂場所，也多有規模宏大的建築。在新都安哥拉，造一規模極大的公園，其中一切設備均做西式，非常完備，從前奧特曼皇帝的宮殿，也開放了，任憑民衆自由參觀遊覽，這實在是極好的廢物利用的辦法。其他國內各重要都市，也都積極地興建了公共娛樂場所，因為安哥拉氣候太熱，凱末爾發起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一個小鄉村建設避暑場所，這是一個沿海的鄉村，環山面水，有溫泉，像吾國的青島和威海衛一樣。在那裏，開闢了大的花園，還有溫泉浴室等等設備，凱末爾每到夏天，照例是到那裏避暑去。

其他如婚姻一事，也有一說的必要。凱末爾在一九二三年初，制定了一項極嚴厲的婚姻法，規定男子在十八歲以上，即須結婚，如有至二十歲而尚未結婚者，即由國家強制其結婚。女子則在十七歲以上。這樣一個特別法律，實在是世上少見的。

第十章 彈鋼琴的摩登紳士

——勇猛果敢和多情善感——接近民衆——「我的妻子是土耳其共和國」

寫到此處，凱末爾的半生大事業可算完全交代清了。凱末爾的爲人，是他所做的事業相始終的，所以在以上九章裏，都是着重他的事業而言，他的本身記述得很少。

歷來做傳記的作家，描寫一個大人物，往往偏重他的事業，因爲無論是什麼人，其所以能夠被人稱爲「偉人」，「大人物」，多半是因爲他做了大事業之故，沒有事業的人是決不能享大名的。但反過來說，爲要使描寫的人物更具體地顯示在讀者眼前，則關於個人本身的記述也很重要。一鼻，一眼，雖然是零碎碎的記述，但併合起來也就可以成爲完人。所以，這裏想再把凱末爾的所

謂「身邊瑣事」也寫一點，使大家於通觀了許多瑣事之後，能知道凱末爾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物。

凱末爾是一個怎樣的人，有怎樣的性格？這在沒有當面接近過他本人的筆者，當然是無從給以表白的。但在他所做的各種事業之中，我們也可看出如下數點來。

第一，我們可看出凱末爾是個堅強努力的人。看他從小時到完成革命，這一段時期裏，他所遭遇的困難，實在指不勝屈，然而他都一一渡過了，終於達到了成功。沒有堅強的性格，決不能忍受一切困難，而不知努力，也決不能成功事業。從困頓顛沛，處處受壓迫的路上，咬着牙，忍着苦痛，而向着自己的高遠的理想前進，終於達到了的，是凱末爾。

其次，可看出凱末爾是富於決斷的人。在幼年時，違背了母親的願望，毅然到軍官學校讀書，以軍人自期，便是他的決斷。此後走到了社會上，深深地

感到哈密二世治下國家的危險，以及哈密二世的酷虐，毅然參加少年土耳其黨作革命運動，不顧自己的生命，便是他的決斷。其後又目睹少年土耳其黨的無力，遭受了政敵安佛爾的暗算，毅然奔到大草原的小亞細亞去發起土耳其國民黨運動，也是他的決斷。土耳其國民黨略具規模，雛型成立，不料有野心的希臘軍人舉來犯，希臘軍的軍勢非常雄厚，國民軍只能敵得他們幾分之幾，彼時凱末爾倘不是一個有決斷有韜略的人，決不能打得希臘軍落花流水，節節倒退，撤兵而去。後來在各次和會裏的強硬態度，也都是那樣。在末了革命完成，共和政府成立後，突然把回教勢力打倒，實行政教分離，遷都安哥拉，以及其他許多改革舊勢力，建設新文化等等事業上，他的富有決斷力的性情，更加有明顯的表示。

這種種，都是他獨特的性格。假使他沒有這種特長，則以一低級關稅吏的孤兒，而要躍到土耳其最高的大總統的座位上去，其成功是莫敢預卜的。

「凱末爾這個男子是個摩登少年哪！在小亞細亞的深處，衆目昭彰之下，每天每晚擁抱着女人跳着爵士舞的，不是他麼？」

曾經有人這樣譏諷過他。這種譏諷，在凱末爾的極端歐化政策之下，自然是難免的。因爲當時的人很有許多不滿意他這種政策。

實際上，凱末爾的確不祇是一個有骨氣的人，「常勝者」，也別有其另外的一面的。他一面是勇猛果敢，一面又多情善感倍於常人，具有豐富的「人間味」的。從他外表上看來，彷彿是一個儼然凜然的人物，其實不然。倒大有我國昔日洛陽那種「銀鞍白馬揚長鞭」的風流才子的模樣。他雖然埋頭於經營國事的忙碌的生活裏，卻也會做夢般的想起自己的青年時代，在大好的花花世界的巴黎，舉行盛大聚飲會的盛事的。至今，安哥拉的市民，時時可以聽到從鈞鐮岩的總統邸宅裏飄揚出來的鋼琴的優美聲浪。那，就是他們大總統彈奏鋼琴的聲音。

「倘使凱末爾不是一個回教徒，那麼就是一個以彈鋼琴終其一生的人物吧！」

希臘的某一報紙又這樣冷冷地嘲笑他。然而，凱末爾終究是一個音樂的愛好者。而且同時又是現代文明生活的謳歌者。

因為這樣，新興的土耳其也就同它的首腦凱末爾一樣，具有兩重人格了。在一面，是採用了熾熱的民族主義，國權主義，排擊了列強政治經濟的侵略；而另一面，則是極端的「摩登」主義，歐化主義。

這樣，土耳其政府的所謂大臣們，也不得不跟着大總統凱末爾，在安哥拉附近建立起西洋化的家庭了。他們現在也都同歐西的人們一樣，穿着歐化的舞衣，舉着「三鞭酒」（是法國的一種名酒——譯者），跳起爵士舞來。在那種場合，裝得花花綠綠出席的，總是大總統。什麼慈善事業的跳舞會咧，什麼大臣的招待會咧，這謳歌着現代文明的凱末爾，雖然常被罵為摩登少年，也總不

肯停止他的工作。

凱末爾是這樣的人物！

但我們決不能以皮相之見來看他，以爲他如此「摩登」，太不像一個大總統、大人物的樣子。凱末爾的所以如此，自然也有他的主見。我們知道，土耳其的回教的教義，是幾乎連小亞細亞的石根、山谷都深入進去般的。這綿亙幾百年的舊風習，經凱末爾一起來，就馬上覆滅了。覆滅這些舊風習的武器，就是歐化主義。變土耳其帽爲歐西式帽子，把罩着面幕藏在深閨裏的女娘兒們拉到大街上，穿了巴黎式的時裝，而且出現於跳舞會了。這些，若不是凱末爾的以身作則，親自勸導，是決不能輕易變過來的。

凱末爾是要把土耳其人的生活從內部改革起來的。內部的改革是凱末爾的主題。那些輕浮的、映輝於外表的歐式房子的摩登味，以及舞蹈會裏的爵士舞等等，都不過是一種泡沫罷了。他不過想從這些泡沫事件上引起民衆的興趣，

便更進而作別的改革罷了。

凱末爾想進而改革的，便是國民教育。

『把教育視作等閒，是奧特曼帝國滅亡的最大原因。我們在過去失掉了的東西，不能不以全力去拿回來！』

凱末爾說過這樣的話。跟着這話而實行的便是許多新的小學、中學、工業學校、商業學校等等的建設。本來在土耳其國內，爲了希臘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而設立的小學校非常多，中學校、專門學校也不少，都相當地實施新教育。可是土耳其的回教徒卻落後了，爲基督教徒猶太教徒所反對的回教徒之間，沒有書讀是極普通的情形。

然而這些缺點在凱末爾手下都補足了。

再，土耳其人是善於挾偏見的。銀行、商業之類的職業，常被視爲被征服民族的事情，漂亮的回教徒是不肯幹的。爲了打破這種偏見，凱末爾又費了大

力氣。

「現在土耳其的第一任務，是要以一千四百萬民衆之錢，創造出無線電和飛行機的文明！」

凱末爾這樣想了後，才發起他的所謂歐化文明改革。在最先，是拚命採取法蘭西文明，到後來熱心於經濟復興的策略時，便採取了美國的文明。在學校裏，也以英語爲重要課目而教育着。他說道：

「……站在美國人之前的，是薄利多賣主義。這主義的意義，就是祇勞動，祇生產。現在土耳其也是需要如此。若不是這樣，土耳其就不能立直腳跟。要努力勞動，要努力生產，作爲國家經濟的基礎。現在的土耳其，不能不站到這新的立場上去！」

從以上列舉各種事實上看來，凱末爾的性格也就可以見到一斑了，他是那樣地固執，他是那樣地有風趣，而對於國事又那樣地認真，而又那樣熱心於模

做和學習——法國好，學法國；美國好，學美國。這些特點，都不是別人所及得到的。

凱末爾常常努力於接近民衆。自古以來的大人物、首領，因了地位關係，往往和民衆隔離得很遠。也有一些革命者，從民衆的隊伍裏出來，一旦把握了大權時，便以爲是「人上人」了，再也不理睬腳底下的民衆們。凱末爾卻不是這樣。

凱末爾常常借演說的機會接近民衆。他常常演說。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凱末爾在安哥拉，曾對民衆作過一次長至六小時的大演說。在這極長的大演說裏，凱末爾充分地把他轟轟烈烈的氣概表現給民衆看。

長至六小時的大演說！這，恐怕算是打破東西古今全記錄的演說了吧。在土耳其國民黨大會的演講壇上，他擺着長至數百頁的原稿，盡其全身之力喊着的時候，聽衆還有不心驚膽戰的麼？在這綿亙六天之久的長演說裏，凱

末爾最先敘述了關於一九一九年起的國民運動，獨立戰爭的大小事蹟。而且不是把對於外敵的數年間苦戰的歷史敘明了，也述到在國內與政敵、陰謀團體之間的不斷鬭爭。這次演說，是把古老的奧特曼帝國與新的土耳其共和國的思想之爭，歷歷地表現出來。

而一方面，最強有力地打動了聽衆心坎的，要算是最後那天的演說。他在那一天，論到了祖國的將來。他結論說：

『土耳其青年最大的義務，是永遠地維持共和國，永遠地防衛共和國。以後，我們或者還要遭到別國的侵略的吧！倘國內的爲政者沒有大失算的地方，那麼通款於敵人的叛逆者自然也不能出來了。假使不這樣，那麼土耳其國民便沈到失望和不幸的潭底裏去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青年的任務，是竭力地拯救土耳其共和國的獨立。諸位應該不忘記：諸位要有必要的力量，要使諸位的血潮永遠在血管裏猛流！』

演說的時候，壇上的凱末爾不覺聲淚俱下，而滿場聽衆也不禁涕泗滂沱了。

時代的熱血者凱末爾，是這樣的。

他常常穿的是一件瀟灑的 *Morning Coat* 像騎兵般的，把錶鏈飾在短褂的口袋裏，從上衣的口袋邊露着手帕的角。打敗希臘大軍的稀世的勇將凱末爾，便是以這樣的風姿出入大總統的官邸。想想看，假如突然看見他，誰能不疑心他是那跳舞會裏惹人注目的貴公子？

但倘使更進一步，去細細觀察他，便又是另一種樣子了。他有那鋼鐵般剛勁的筋骨，他有那濃濃的眉毛，他有那銳利的眼光。而且他有一種特別的脾氣，便是無論碰到一個什麼人，他總要把他從頭到腳，細看一遍。這脾氣往往能夠使對手發生一種危懼的感覺。在他面龐上，有很美麗的紅暈，有堅實的薄薄的嘴唇。臉孔是像白種人那樣不變的白，而在他的胸中，卻是炎炎地燃燒着

東洋人的意氣。

『我的妻子是土耳其共和國！』

漂亮的凱末爾曾經這樣說過。這句話，一面固然表現着他愛護共和國的熱忱，一面，卻也是一種悲哀的話。爲什麼呢？這裏面有一段緣由的。

原來凱末爾雖然訂定了一條很特別的法律，限制人民必須在二十歲以前結婚，但他自己，卻是到了四十三歲才結婚的。

那還是他打败希臘軍，克服司米爾那的時候。司米爾那，被希臘軍奪去有三年之久，屈服於異國人勢力下的當地人民，對於凱末爾的進軍克服，是眼巴巴地期望着，所以當凱末爾軍進司米爾那的時候，便被當地人民像神明一樣的供奉着，崇拜着。而在無數崇拜他的人們中，有一個年輕的姑娘。

到司米爾那才二三天，那年輕的姑娘忽然到凱末爾的司令部求見凱末爾，說是要求凱末爾把司令部移到她家裏去。

她是一個剛從法國回到祖國來的少女，她的父母親還在法國。她家裏有一所極大的房子，但除了幾個僕人之外，只有她一個人。她是一個愛國的女郎。希臘軍到司米爾那的時候，曾經屢次搜查她的房子，因為疑心她和土耳其軍隊有什麼關係。並且還嚴密加以監視。但是這勇敢的女郎卻一點也不害怕，也不打算逃走。

『我要請你到我家裏去受我幾天款待。因為你救了祖國。我這樣想，已經是很久的的事了。』女郎這樣對凱末爾說。

凱末爾當時非常地吃驚。一個年青的回教姑娘，竟會有這樣的勇氣，這樣的熱忱，是他所意想不到的。他躊躇了一下，以為不該隨便去叨擾她，便謝了她。但女郎卻又重重的說：『這一回的戰爭使你太辛苦了，應該得到休息的機會。』她一邊說，一邊袋裏掏出一張凱末爾的照相，惶惑地說：

『你會覺得我不應該麼？』

凱末爾也惶惑了。笑了一笑答應了她。

這樣，凱末爾便住到了女郎的家裏去。女郎的家裏很有錢，她的父親是米爾那的首富，房子是一個別墅，踞山面海，風景絕好。家的內部，又都是富麗輝煌的裝飾。僕人的照料，異樣地慇懃，凱末爾深知是女郎的調度，心裏不禁暗暗佩服。而那美麗的女郎，同人見面時不戴面幕，尤其使凱末爾覺到她是個有見解的開明的女性。而不但如此，她的學問也非常好，她在法國學的是法律！能講外國語，寫得一手好字。當時忙於應付外交的凱末爾，便毅然請她做了自己的祕書。

關係既日見親密，感情自然也飛速地增長了，終於，在某一天凱末爾同她結了婚。

結婚的時候凱末爾四十三歲，那女郎二十三歲。據另外的傳說，則祇有十九歲。

她的名字叫拉蒂芬 Latifah Hanım。

拉蒂芬是一個美麗而聰明的女性。極有新鮮的思想。幼年在法國巴黎生活，純然受了歐西的教育，因此，她便成爲土耳其唯一的新進婦女解放論者。凱末爾所倡的婦女解放論，據說很多受了拉蒂芬的影響，而在實踐的時候，拉蒂芬也盡了許多的力量。其餘凱末爾所行一切導引社會地位向上的事業，受了拉蒂芬許多的貢獻，是極明顯的事。而土耳其婦女的所以能漸漸走上，和男子平等，拉蒂芬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在。

可是，這樣一對健全的夫婦卻終於不能白頭偕老。結果是離婚了。

凱末爾是個個性堅強，意志堅強的人物，而拉蒂芬卻也是個個性堅強，意志堅強的人物，大凡同樣是太堅強了的人們，要調和起來，總是不大容易的事。凱末爾夫婦也是這樣。凱末爾雖以一國之主，想要克服夫人，卻不容易；而拉蒂芬要克服凱末爾，當然也是空想的事。這樣的暗潮，在夫婦之間相顯

了二年半，終於不能再忍耐，只得宣告離婚了。

以美滿開頭的凱末爾的婚姻，卻以悲劇收了場。

在離婚以後，拉蒂芬曾發表過這樣意味深長的話：

『我到現在也還是愛凱末爾。但兩人結合，卻是要妨礙他的前途的。在這樣的當口裏不得不自己犧牲的，也不只是我，以前拿破侖和皇后約瑟芬就是這樣。這，是做了女人的我們的命運啊！』

從拉蒂芬的話裏看起來，可見拉蒂芬是爲了凱末爾的前途而不得和他離開的，可是凱末爾本身卻不會表示意見。而據市上另一種傳說，則其離婚的原因，是因爲純粹理論者的拉蒂芬，和直接把握住實際政治的凱末爾，發生了思想上的衝突的緣故，究竟孰是，實非局外人所得而知。

不過雖如此說，拉蒂芬對於凱末爾的感情卻並不會破裂的。出於意外地，拉蒂芬至今還對凱末爾抱着相當的好感，關心他，同情他，甚至有些地方幫助

他，期望他。她在司米爾那自己的家裏，掛着凱末爾的像和照相，每夜總像膜拜神明一樣地奉承着，獻納她的無限思慕之情。

在凱末爾方面呢，自然也是同樣的感到痛苦和淒涼。在安哥拉那鈞璋岩上的總統官邸裏，屋子是非常大，可是人卻少得很，冷清清的。那官邸，凱末爾的母親和拉蒂芬都曾經住過。但後來母親死了，而拉蒂芬也離那屋子而去，除了幾個衛兵和僕役外，便只有他自己一個人了，人是感情的動物，在這樣淒然的屋子裏，怎能禁得住不發生感嘆呢？所以凱末爾終也只能深長地慨嘆地說：

『我的妻子是土耳其共和國！』了。

凱末爾至今還沒有重新結婚。他是一個烈性的男子，雖然有時也不免有孤獨之感，也決不肯把自己完全埋到那些小的傷感裏去的。而在事實上，他也實在沒有傷感的餘暇。他所創造的新土耳其一天一天在進展，在發達，而他所需要做的事業也更多，更繁忙。爲了自己過去的榮譽，爲了祖國基礎的建立，爲

了那些崇拜他如天神一般的土耳其民衆，他不得不竭其畢生之力於事業的創造上。土耳其自一九二二年革新以迄現在，也已好多年了，在這許多年頭裏各方面進展的狀態上，也可看出凱末爾的竭誠努力。而且這種努力還在不斷地繼續下去，大概一直要到他死了的時候才會停止了吧。

是英雄！是豪傑！——凱末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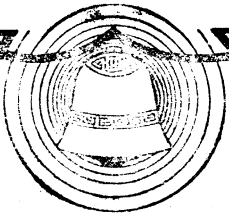
土耳其的民衆，是大都面向着凱末爾的。凱末爾比太陽還有力量。他說一句，大家做一件；沒有一個願意違背他的。

自然，反對他的人也有。不但反對而已，甚且有想暗殺他的。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八日，在司米爾那就發現一處暗殺機關，他們企圖危害凱末爾的性命；幸虧凱末爾早先發覺了。但到底是少數。當凱末爾創造了許多爲國爲民的事業出來時，那少數的反對者也都心悅誠服，放下了他們的刀了。

像建立在博司福魯海岸邊的他的紀念像一樣，凱末爾至今還屹立於土耳

其！

這土耳其的祖宗·凱末爾 (Kemal Atatürk) 土耳其人向來有名而無姓，最近凱末爾叫每個土耳其人都在名字上加一個姓，而他自己加的是 Atatürk 一字，意思是「土耳其的祖宗」，今年（一九三五）是五十五歲，轟轟烈烈幹了幾十年的凱末爾，要到什麼時候才完結他偉大的一生呢？我們拭目向大草原安哥拉那邊看着吧。



版 權 所 有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滬一版

凱末爾傳

全一册 定價 幣二元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	主				
者	編				
者	者				
人	者				
吳	葉	陳	顧	葉	
乘	立	楚	森	楚	
常	千	夫	夫	夫	
常	夫	夫	夫	夫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217)

